民國叢書

第五編

·80·



民國叢書

第五編

·80·

歷史·地理類

新俄國遊記　瞿秋白著

赤都心史　瞿秋白著

新俄國之研究　邵飄萍編著

蘇聯見聞録　茅盾著

莫斯科印象記　胡愈之著

上海書店

新俄國遊記

瞿秋白著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初版

（新俄國遊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瞿秋白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影印

新俄國遊記

緒言

陰沉沉，黑魆魆，寒風刺骨，腥穢汚溼的所在，我有生以來，沒見一點半點陽光，——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陽光是什麼樣的東西，——我在這樣的地方，視覺本能幾乎消失了；那裏雖有香甜的食物，輕輭的被褥，也祇值得昏昏酣睡，醒來黑地裏摸索着吃喝罷了。苦呢，說不得，樂呢，我向來不曾覺得，依戀着難捨難離，固然不必，趕快的掙扎着起來，可是又往那裏去的好呢？——我不依戀，我也不決然捨離……然而心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滋味呵！這纔明白了！我住在這裏我應當受，我該當。我雖然明白，我雖然知道，我「心頭的奇異古怪的滋味」我總說不出來。「他」使我醒，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兒，他變成了一個「陰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我片刻不捨他，他片刻不捨我。這個陰影呵！他總在我眼前晃着——似乎要引起我的視覺。我眼睛早已花了，暈了，我何嘗看得清楚。我知我們黑甜鄉裏的同伴，他們或者和我一樣。他們的眼前也許有這同樣的「陰影。」我

問我的同伴，我希望他們給我解釋。誰知道他們不睬我，不理我。我是可憐的人兒。他們呢，——或者和我一樣，或者自以為很有幸福呢。衹剩得和我同病相憐的人呵，苦得很哩！——我怎忍拋棄他們。我眼前的「陰影」不容我留戀，我又怎得不決然捨離此地。

同伴們，我親愛的同伴們呵！請等着，不要慌。陰沉沉，黑黝黝的天地間，忽然放出一線微細的光明來了。同伴們，請等着。這就是所謂陽光，——來了。我們所看見的雖衹一線，我想他必漸漸的發揚，快照遍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兄弟。請等着罷。

唉！怎麼等了許久，還衹有這微微細細的一線光明，——空教我們看着眼眩——搖蕩恍惚晞微一縷呢？難道他不願意來，抑或是我們自己擋着他？我們久久成了半盲的人，雖有光明也領受不着？兄弟們，預備着。倘若你們不因為久處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撥開重障，放他進來。兄弟們應當明白了，儘等着是不中用的，須得自己動手。怎麼樣？難道你們以為我自己說，眼前有個「陰影」，見神見鬼似的，好像是一個瘋子，——因此你們竟不信我麼？唉！那「陰影」鬼使神差的指使着我，那「陰影」在前面引着我。他引着我，他亦是為你們呵！

燦爛莊嚴，光明鮮豔，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居然露出一線，那「陰影」跟隨着他，領導着我。一線的光明！一線的光明，血也是的紅，就此一線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紅花染着戰血，就放出晚霞朝霧似的紅光，鮮豔豔地耀着。宇宙雖大，也快要被他籠罩遍了。「紅」的色彩，好不使人煩惱！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總含些生意。並且黑暗久了，驟然遇見光明，難免不眼花撩亂，自然祇能先看見紅色。光明的究竟，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他必定會漸漸的轉過來，結果總得恢復我們視覺本能所能見的色彩——這也許是瘋話。

世界上對待瘋子，無論怎麼樣不好，總不算得酷虐。我既掙扎着起來，跟着我的「陰影」，捨棄了黑甜鄉裏的美食甘寢，想必大家都以爲我是瘋子了。那還有什麼話可說！我知道烏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鄉；紅豔豔光明鮮麗的所在——是你們罰瘋子住的地方，這就當然是冰天雪窖飢寒交迫的去處（却還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餓鄉』。我沒有法想了。「陰影」領我去，我不得不去。你們罰我這個瘋子，我不得不受罰。我決不忘記你們，我總想爲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我願去，我不得不去。我現在掙扎起來了，我往餓鄉去了！

一九二〇，十一，四。哈爾濱。

一

無涯

蒙昧也人生，
霎時間浮光掠影。
曉涼涼露凝、
初日熹微已如病。
露消露凝，人生奇秘。
却不見溪流無盡藏意；
却不見大氣瀠洄有無微。
罅隙裏，領會否，個中意味？

「我」無限。「八」無限。

　笑怒哀樂未厭，

漫天痛苦誰念，

　倒懸待解何年？

知否？知否？倒懸待解，

　自解解八也；

澈悟，澈悟，餓鄉去也，

　餓鄉將無涯。

一九二〇，十二，一。　哈爾濱。

山東濟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燈光，草棚底下，一張小圓桌旁，坐着三個人，殘肴剩酒還覷着他們，似乎可惜他們已經興致索然，不再動箸光顧光顧。……其中一個老者，風塵憔悴的容貌，越顯着藹然可親，對着一位少年說道：「你這一去……隨處自去小心，現在世界交通便利，幾萬里的遠路，也不算什麼生離死別……祇要你自己不要忘記自身的職務。你仔肩很重呵！……」那少年答應着站起來。其時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雲相映，蕭蕭的蘆柳，和着草棚邊亂藤蔓葛，都颼颼作響。三人都已走過來沿着湖邊；隨意散步。秋涼夜深時，未免有些寒意對着這種淒涼的境界，又是遠別在即，叫人何以爲情呢？

我離中國之前；同着雲弟垚弟住在北京純白大哥家裏已經三個年頭；我既決定要到俄國去，大約預備了些事物；已經大概妥當之後，就到濟南拜別我父親。從我母親去世之後，一家星散，東飄西零，我兄弟三個住在北京，還有兩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父親一人在山東。純哥在京雖有職務，收入也很少。四伯做官幾十年，清風兩袖，現時中國官場，更於他不適宜，而在中國大

家庭制度之下，又不得不養育全家，因此生活艱難得很。我親近的支派家境既然如此。我們弟兄還不能獨立，窘急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父親只能一人住在山東知己朋友家裏，教書餬口。在中國這樣社會之中既沒有闊親戚，又沒有鑽營的本領，況且中國畸形的社會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紀已近半百，憂煎病迫，社會還要責備他盡什麼他所能盡的責任呢？我有能力，還要求發展，四圍的環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緣故，這問題真太複雜了。我要求改變環境：去發展個性，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將來」裏的生命，「生命」裏的將來使我不得不忍耐「現在」的隱痛，含淚暫別我的舊社會。我所以決定到俄國去走一走。我因此到濟南辭別我親愛不忍捨的父親。

當那夜大明湖畔小酒館晚膳之後，我父親的朋友同着我父親和我，回到他家裏去。父親和我同榻，整整談了半夜，明天一早就別了他上火車進京。從此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相見呢！

濟南車站上，那天人不大多，待車室裏祇有三四個人。待車室外月臺上却有好些苦力，喘息着，推車的窮人，拖男帶女的背着大麻布包，破籠破箱裏總露着襤褸不堪的裙子衣服。我在窗子

裏看着他們吸煙談笑，聽來似乎有些是逃荒出去的，——山東那年亦是災區之一、——有的說，買車票錢短了兩毛，幸而一位有良心的老爺賞給我半塊錢，不然怎能到天津去找哥哥嫂嫂，難道餓死在濟南破屋子裏麼？又有一個女人嚷着，「買票的地方擠得要死，我請巡警老爺替我買了，他却要扣我四毛錢，叫我在車上拿什麼買油果子喫呢！」——「怎麼回事……」忽聽着有人說，火車快來了。我回頭看一看，安樂椅上躺着的一位「小老爺」，帶着一付金絲眼鏡，上身一件半新不舊的玄色緞馬褂，脚上緞鞋頭上已經破了兩個小窟窿，正蹺着兩腿在那裏看北京順天時報上的總統命令呢，我當時推窗走出待車室。遠看着火車頭裏的煙烘烘的冒着，只見一條長龍似的穿林過樹的從南邊來了。其時是初秋的清早北地已經天高風緊，和藹可親的朝日，雖然含笑安慰我們一班行色匆匆的旅客，我却覺得寒風颼颼有些冷意，看看他們一些難民，身上穿的比我少得多，到也不覺得怎麼樣冷。火車來了。我從月臺橋上走過，看見有一面旗幟，寫着「北京學生聯合會災區調查團」，我想他們來調查災區，——也算是社會事業的開始。——也許有我們「往民間去」的相識的同志在內。過去一看，祇見幾個學生，有背着照相架的，有拿着鈔本簿籍

的，却一個也沒有相熟的。火車快開，也就不及招呼，一走上車了。

我坐的一輛車裏，祇五六個人。中間躺着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工頭模樣，一個廣東女人，他的妻子，兩人看來是搭浦口天津通車到天津去的。英國人和他妻子談着廣東話，我一句也不懂。停一忽兒，茶房來向他們說了幾句話，意思是說今天火車到天津了，討幾個酒錢。英國人給他一塊錢。茶房嫌少，不肯接。英國人發作起來，打着很好的上海話說道：「你們慣欺外國人！你可得明白，我在中國住了三十多年，什麽事我不知道！爲什麽兩個人必得給你兩塊錢？不要就算了。」我聽得奇怪，——這種現象，於中英兩民族交接的實況上很有些價值，因和他攀談攀談，原來他也是進京就那東城三條胡同美國人建築醫院的豫王府工程處的工頭之職，談起來，他還很會說幾句北京話呢。

一人坐在車裏，寂寞得很，英國人又躺下睡着了。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後，也很乏味，隨手翻開一本陶淵明的詩集，看了幾頁又放下了。覺着無聊，站起來憑窗閒望。半陰半晴的天氣，煙雲飛舞，一片秋凉，草木着霜，已經帶了些微黃，田地裏禾麥疏疏朗朗，顯得很枯瘠似的，想起江南的風

物，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賦較厚呵。火車的輪機聲，打斷我的思潮，車裏却靜悄悄地，祇看着窗外淒涼的天色似乎有些雨意，還有那雲山草木的「天然」在我的眼前如飛似掠不斷的往後退走，心上念念不已，悲涼感慨，不知怎樣覺得人生孤寂得很。猛然看見路旁經過一個小村子，隱約看見一家父子母女同在茅舍門口喫早飯呢。不由得想起我與父親遠別，重逢的時節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眞正叫人想起我們常州詩人黃仲則的名句來「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

這天當夜到天津，第二天就進京，行期快了其時正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初旬光景。

二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綠水，本來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疾風迅雷，清陰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時一節的心緒，也有幾多自然現象的反映。何況自然現象比社會現象簡單的多，離人生遠得多。社會現象吞沒了個性，好一似洪鑪大冶，鎔化鍛鍊千萬鈞的金錫，又好像長江大河，滾滾而下，旁流齊匯，泥沙畢集，任你魚龍變化，也逃不出這河流域以外。這『生命的大流』虛涵萬象，自然流轉，其中各流各支，甚至於一波一浪，也在那裏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擊洴湧，轉變萬千，而他們——各個的分體，整個的總體——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轉變在空間時間中生出什麼價值。祇是蒙昧的『動』，好像隨『第三者』的指導，愈走愈遠，無盡無窮。——如此的行程已經幾千萬年了。

人生在這『生命的大流』裏，要求個性的自覺（意識），豈不是夢話！然而宇宙間的『活力』，那

『第三者』，普遍圓滿，暗地裏作不動不靜的造化者，人類心靈的諧和，環境的應響，詔實天地間的眞理。況且『他』是『活力』，不流轉而流轉，自然顯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個性之中有，社會之中亦有，有非個性有非社會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見的，如其能見，祇有世間生死的妄執。他的流轉是不斷的；社會現象，仍仍相因層層銜接，不與我們一明切的對象人生在他中間，為他所包涵，意識（覺）的廣狹不論，總在他之中，猛一看來，好像是完全汨沒於他之內。——不能認識他。能認識他的，必定得暫舍個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沒有段落，可以橫截他一斷；社會現象不可認識，有個性的應和響心靈的動力不可見，有環境為其徵象。

在鏡子裏看影子，雖然不是眞實的……可是眞實的在那裏？……

『人生都是社會現象的痕迹，社會現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樓。』社會吞沒了一切，一切都隨他自流自轉。我如其以要求『突出生活』的意象想侵犯『社會』的城壁，要刻劃社會現象的痕迹，

要……人家或者斷定我是神經過敏了。

中國社會組織，有幾千年惰性化的（歷史學上又謂之遲緩律）經濟現象做他的基礎。家族生產制，及治者階級的寇盜（帝皇）與半治者階級的『士』之政治統治包括盡了一部廿四史。中國週圍的野蠻民族，侵入中國文化，使中國屢次往後退，農業生產制漸漸發達，資本流通狀態，漸漸遷移，剛有些眉目，必然猛又遇着遊牧民族的阻滯。歷史的遲緩律因此更增其効力。最近一世紀，已經久入睡鄉的中國，才矇矇矓矓由海外燈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喚醒他的癡夢，汽車上的輪機觸痛他的心肺。舊的家族生產制快打破了。舊的『士的階級』，尤其不得不破產了。畸形的社會組織，因經濟基礎的動搖，尤其顛危簸蕩紊亂不堪。

我的誕生地，就在這顛危簸盪的社會組織中破產的『士的階級』之一家族裏。這種最畸形的社會地位，瀕於破產死滅的一種病的狀態，絕對和我心靈的『肉的要求』相矛盾。於是痛，苦，愁，慘，與我生以俱來。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着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窮』不是偶然的，雖然因家族制的維繫，親戚相維持，也只如萬丈波濤中的破船，其中名說是同舟共濟的人，僅

祇能有牽衣悲泣的哀情，抱頭痛哭的下策，誰救得誰呢？我母親已經爲『窮』所驅逐出宇宙之外，我父親也祇是這『窮』的遺物。我的心性，在這幾幾乎類似游民的無產階級（Lumpen proletariat）的社會地位中，融陶鑄鍊成了什麼樣子我也不能知道。祇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幾度的回光返照的時候，映射在我心裏，影響於我生活，成一不可滅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顫我的肺肝，積一深沉的聲浪，在這蜃樓海市的社會裏不久且穿透了萬重疑網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燄來。

我幼時的環境完全在破產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裏。大家族制最近的狀態，先則震顫動搖，後則漸就模糊澌滅。我單就見聞所及以至於親自參與的中國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種社會現象而論。祇看見這種過程，一天一天走得緊起來。好的呢，人人過一種枯寂無生意的生活。壞的呢，人人——家族中的份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經濟利益的冲突，家庭維繫——夫妻情愛關係——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覷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裏嫉恨怨悱咀咒毒害，無所不至。『人與人的關係』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絕大的問題。人生的意義，昏昧極了。我心靈裏雖有和諧的絃，

彈不出和諧的調。……

我幼時雖有慈母的扶育憐愛；雖有江南風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鱸魚，西鄉的菰菜，爲我營養；雖有豆棚瓜架草蟲的天籟，曉風殘月詩人的新意，怡悅我的性情；雖亦有耳鬢撕磨噥噥情話，亦卽亦離的戀愛，安慰我的心靈，良朋密友，有情意的親戚，溫情厚意的撫恤，——現在都成一夢了。雖然如此呵！慘酷的社會，好像嚴厲的算術教授給了我一極難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決；我牢鎖在心靈的監獄裏。『內的要求』驅使我，——悲慘的環境，幾乎沒有把我變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決然忍心捨棄老父及兄弟姊妹親友而西去了。

三

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閒花閒草，清早帶些微霜，好像一任曉風颺拂搖移感慨有些別意，彷彿知道，這窩中人快要離他們遠去萬里了北京四年枯寂的生涯，這小小的院落容我低徊俯仰，也值得留一紀念如今眼看別離在即，舊生涯且將告一段落，我也當有以安慰安慰這院落中的舊件呵可是呢……我沒離故鄉之前，常州紅梅閣的翠竹野花，環溪的清流禾稼，也曾託我的奇思遐想。母親去世，一家星散，我隻身由吳而鄂，由鄂而燕，黃陂鐵鎖龍潭的清波皓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戀；以至於北京南灣子頭的新柳，絲絲的纖影，幾番幾次拂拭我的悲懷詩思。我又何獨對於這小院落中奄奄的秋花格外深情呢？『自然』向不吝嗇他自己的『美』，也未必更須對我賣弄，」「我祇須能儘量享用，印取他的『美』意，自慰偏枯悲澀的心懷，離別便離別，一切不過如是而已。」

我離山東回到北京之後，匆匆的整理行裝，早夜疲乏，清晨起來沒精打彩的坐着，不知道辜

負了這小院秋花的多少好意。我純哥的家庭，融融洩洩，安閒恬靜的生涯雖說不得，隱隱地森嚴規律的氣象，點綴些花草的閒情雅意，也留我許多感想。我因遠別在即，黃昏時歸來就同哥嫂家常閑話，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雖純哥是按『家族的舊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時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純然坐在『舊』的監獄裏，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見，——純哥當初竭力反對我到俄國去，以爲自趨絕地，我却不是爲生乃是爲死而走，論點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從，——到現在一切都已決定，純哥亦就不說甚麼，勉勵我到俄國後專門研究學問不要半途而輟。兄弟的情分，平常時很覺泛泛，如今却又有些難捨。——人生生活的劇烈變更，每每使心理現像，出於常規，向一方面特別發展，我去國未決定以前理智強烈，已決定後，情感舒展伸長，這一時期中總覺得低徊感慨之不盡。然而走是已決定走的了。我這次『去國』的意義，差不多同『出世』一樣，一切瑣瑣屑屑『世間』的事，都得作一小結束，得略略從頭至尾整理一番。哥嫂的談話，在家事上也幫助我不少。

應整頓的事繁瑣得很，母親死時遺下的債務須得暫時有個交託，——破產的『士的階級』

大半生活築在債台上，又得保持舊的「體面」，不讓說是無賴呵！——舊時詩古文詞稿，雖則已經視如敝屣，父親却要他做個紀念，須得整理出來；幼時的小伴，闊別已經好幾年，遠在江南，不能握別，須得寄封信告辭。總之當時就知道俄國遠處萬里，交通梗塞，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時纔能回來，「生命於我無所重輕」，暫時須得像永告訣別似的，完一番「人間的」手續。於是抽出這幾天功夫整理整理。

兒時的伴侶，都已星散了，誰還管得誰？然而我寫信時，使我憶及我一少寡的表姊，他現在祇他一人同一遺腹子孤苦伶仃的住在母家，我姑母受兒媳的供養已是很爲難，何嘗能好好週顧到他呢。姑母家是地主，然而生活程度隨着漸漸歐化的城市生活增高，農業生產，却因不能把他隨着生活程度增高的僱工價值核計，不會處置變態中的農地生產資本，而且新由大家族經濟變成個人經濟，頓然現出漸於破產的現象。於是我表姊的寄生中之寄生生涯，精神苦痛不可言喻。還有一個表姊，從小沒有母親，和我一處長大的，他家亦是破產的「士的階級」，丈夫是小學教員，兒女非常的多，非但自己創不起小家庭，還非得遵從家族經濟的原則，所謂仰事俯畜，艱難得

很。我表姊感着『中國婦女的痛苦』每每對於生活起疑問。他又何嘗能解決他呢？

夜深人靜，燈光黯黯的籠罩着人的愁思。晚風挾着寒意，時時到窗隙裏來探刺。握着筆要寫又寫不下去：舊話重提有什麼意味？生活困難，心緒惡劣，要想得親近人的慰藉，這也是人情；可是從何說起！親人的空言雖比仇人的禮物好，究竟無益於事。况且我的親友各有自己階級的人生觀，照實說來，又恐話不投機，徒然枉費。中國的社會生活，好像朦朧曉夢，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時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帳子裏有巨大的毒蟲以至於蚊蚋，爭相吸取他們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問不必提起。各人喫飯問題的背後，都有世界經濟現象映着，——好像一巨大的魔鬼儘着在他們所加上去的正數旁邊畫負號呢。他們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與以慰藉！⋯⋯幾封訣別的信總算寫完了。

我記得，我過天津的時候，到親戚家去，主人是我世交，又是我表姊丈。他們知道我有遠行，開瓶白蘭地酒痛飲半宵。我這位表姊，本是家鄉的名美人，現在他飽經世變，家庭生活的苦痛已經

如狂風驟雨掃淨了春意。那天酒酣耳熱，大家喫着茶，對着煙鐙談話。表姊丈指着煙盤道：『我一月賺着五六十塊錢，這東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麼過？』表姊道：『他先前行醫也還賺幾個額外的錢。他却懶得什麼似的，愛去不去，生意怎麼能好？鐵路局裏面的事情，還是好容易靠着我們常州『大好老』（這是常州話指京裏的大官說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兩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麼樣！……』他女兒丰兒忽然插話對我說道：『雙舅舅，雙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能？去看三姨，三姨上次來我家裏，和娘娘談天，後來不知道怎麼還躺眼淚來呢。……』茶已經喫完了，煙也抽了不少了。我的醉意也漸漸醒了……那天從他們家裏回客棧，不知怎麼，天津的街市也似乎格外淒涼似的……。

我記得，北京西城一小公寓，短短的土牆，紙糊的窗格，院子裏亂砌着雞冠鳳仙花，一晃着就覺得一種極勉強極勉強的城市生活的光景。我那天去看親戚進了他的屋子，什物雖收拾得整整齊齊，地方究竟太窄些。我告訴了我這表舅母，快要到俄國去的話。他道：『這樣亦好。你母親一世愁窮，可惜等你學好了本事，他再也看不見了。』我道：『這也能了！我是很愛學的。窮迫得緊，幾幾

乎沒有餓死，學不成學得成又是一事。一點希望本祇在自己。第一次從常州出門求學，虧得你當了當頭借給我川資。這次出去求學，也剛巧借着了錢。究竟窮是什麼事，暫且不放他在心上。』我去國的志願究竟在什麼地方，不能表示出來，現在中國社會思想，截然分了兩個世界，新舊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表舅母接着問道：『你在天津看你二表姊去，沒有他姑爺還吸鴉片麼？』我道：『怎麼不吸？』他嘆道：『像我們這樣絲毫沒有的人家也不用說了。他們這般公子少爺，有了財產拚命浪費；——也難怪他，他父親不會教訓，和兒子是一樣的貨。「有」的時候，不知道上進。現在「沒」了，看怎麼樣。他却還吸煙！現今還比得從前嗎？……像你表舅，從小沒錢求學。現在一家兩口，東飄西走，一月進款三四十元，夠什麼！這個那個小機關上的小官員，如此景況的人成千成萬。現在的世界，眞不知道是什麼世界！』……接着又問道：『三小姐到京了，你去看他沒有？』我說我看見過了。他道：『三小姐這樁親事，眞正……小孩子時候就定親許人家，最壞事。幸而他們夫妻還親愛。不過姑爺中文都不大好，又不能做什麼事，生計是……將來很艱難呵……。』

　　我記得，我心靈裏清純潔白一點愛性，已經經過悱惻纏綿的一番鍛鍊。如今好像殘秋垂柳，

着了嚴霜，奄奄地沒有什麼生意了。枯寂的生活，別有安閑的樂趣。然而外界偶然又有感觸，卽使一片雲影，幾朶落花，也能震動我的心神。我的心神現在雖已在別一個世界，依舊是……………。何況，這又和舊時代的精神密切相關，是舊社會生活的遺蹟，感動了我別方面的感慨，更深了我的「人與人之關係」的疑問呢？……這一天，我看三妹去，他說：『我剛從南邊來，你又要到北邊去了！』……『我一個人離母家這樣遠，此地好像另一世界似的。滿北京祇有一兩個熟人。西城的你的表舅母，却到我這裏來過了，你近來看見他沒有？他是我們家鄉舊時的熟人。我總盼望他來談談話。……冷靜得教人煩悶。家裏母親大姊不知道怎樣？他（指他的新壻而言）又懶，我又不會寫信，你替我寫封信給你姑母和天津的二姊罷。……你幾時動身到俄國去，俄國離中國有多遠，在什麼地方呢？……』我答道：『我大概一兩禮拜後就走。你有空到純哥那裏看看，明後天我在家。……信，容易得很，我寫就是了。我在天津，看見二姊，丰兒要想到北京來看你呢。呀！時光過得眞快，丰兒都這樣大了。我們一別，不是四五年了麼？現在又得分手，人生還不是驛站似的。』……半晌大家不言語。我無意的說道：『妹壻要能在什麼衙門或是銀行找個事情纔好，三妹，你看怎麼樣？』他道：

『自然呢？不過我也不知道要怎樣託託人情才行。我眞爲難，我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現在樣樣事要擔些斤量，怎麼樣好？』我答道『不要緊，事情慢慢的找就是了，一切不知道的，你可以去問問純哥純嫂。』——做新婦的時代，是中國婦女一生一世的緊要關頭。——『你的小叔子，小姑娘還算是好的。』他道：『也就這樣罷了。』想起我們那時在環溪，鄉下地方，成天的一塊兒頑，什麼亦不管……。』我這天去看他，本想早些回家，不知不覺談到黃昏時候。北京城南本來荒僻，我從他那裏回家到東城，路却不少。出了他們大門，正是秋夜時分，龍泉寺邊的深林叢樹時時送出秋聲，一陣一陣蕭蕭的大有雨意，也似催人離別。滿天黑雲如墨，祇聽得地上半枯的秋草，颼颼作響。那條街上，人差不多已經靜了，祇有一星兩星洋車上的車鐙，遠遠近近的晃着。遠看正陽門畔三四層的高洋房，電光雪亮的耀着……。

過去的留戀，心理現象情緒中的自然狀態，影響於人的個性却也不少。況且舊社會一幅一幅的畫呈顯於吾人之前，又是我們所要決的社會問題的對象。個性的突變沒有不受社會環境

的反映的。可是呢，『過去的留戀』呵，你究竟和我的將來有甚麼印象，可以在心靈裏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呢？我現在是萬緣俱寂，一心另有歸嚮了。一揮手，決然就走！

四

二十世紀的開始，是我誕生的時候，正是中國史上的新紀元。中國香甜安逸的春夢漸漸驚醒過來，一看已是日上三竿，還孄孄的朦朧雙眼欠伸着不肯起來呢。從我七八歲時，中國社會已經大大的震顫動搖之後，那疾然翻覆變更的傾向，已是猛不可當，非常之明顯了。幼年的社會生活受這影響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國文化的產物；更加以經濟生活的揉挪，萬千變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過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來思想激變，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證明中國舊社會的破產。可惜，因中國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國資產階級抑壓他的內力，遊民的無產階級大顯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後中國社會畸形的變態，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革命，祇賺着一輿臺奴婢匪徒寇盜的獨裁制。『自由』『平等』『民權』的口頭禪，在大多數社會思想裏，即使不生復古的反動思潮，也就爲人所厭聞，—

——激而成厭世的人生觀：或是有託而逃，尋較遠於政治科學的安頓心靈所在，或是竟順流忘反，成綺語淫話的爛小說生涯。所以當我受歐化的中學教育時候，正值江南文學思想破產的機會，所謂『歐化』——死的科學教育——敵不過現實的政治惡象的激刺，流動的文學思潮的墮落。我江蘇第五中學的同學，揚州任氏兄弟及宜興吳炳文都和我處同樣的環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時『名士化』，始而研究詩古文詞，繼而討究經籍；大家還以『性靈』相尙，友誼的結合無形之中得一種旁面的訓育。然而當時是和社會隔離的。後來我因母親去世，家庭消滅，跳出去社會裏營生，更發見了無量無數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來一窮鄉僻壤，無錫鄉村裏，當國民學校校長，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所以當時雖然正是袁世凱做皇帝夢的時候，政治思想絕對不動我的心懷。思想復古，人生觀祇在於『避世』。

唯心的厭世夢是做不長的。經濟生活的要求使我尋揚子江而西。舊遊的瓜洲，惡化的秦淮，長河的落日，皖贛的江樹，和着茫無涯涘的波光，沉着渾噩的波聲，滲洗我的心性，舒暢我的鬱積，到武昌尋着了純哥，飢渴似的智識慾又有一線可以充足的希望。——飯碗問題間接的解決法。

同時却又到黃陂會見表兄周均量，詩詞的研究更深入一層；他能輔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問題也漸漸由他而入我們的談資。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舊時研究佛學的興趣，又把那社會問題的政治解決那一點萌芽折了。這三四個月的旅行，經濟生活的要求雖絲毫沒有滿足，而心靈上却漸漸得一安頓的『境界』。從此別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學研究的目的。當時家庭已經破碎，別無牽掛，——直到如今；——然而東奔西走，像盲蠅亂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產的『士的階級』社會中之一社會現象呵！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裏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着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爲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爲佛教人間化的願心。這雖是大言不慚的空願，然而却足以說明我當時孤獨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觀』。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爲自立生計的預備；一

部分的生活努力於『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我的進俄文專修館，而同時爲哲學研究不輟，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這種人生觀的表現。當時一切社會生活都在我心靈之外。學俄文是爲喫飯的，然而當時喫的飯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這寄生生涯，已經時時重新觸動我社會問題的疑問——『人與人之關係的疑問』。

菩薩行的人生觀，無常的社會觀漸漸指導我一光明的路。『五四』運動陡然暴發，我於是捲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會服務會的同志我叔叔瞿菊農，溫州鄭振鐸，上海耿濟之，湖州張昭德（後兩位是我俄文館的同學）都和我一樣，抱着不可思議的『熱烈』參與學生運動。我們處於社會生活之中，還祇知道社會中了無名毒症，不知道怎麼樣醫治，——學生運動的意義是如此，——單由自己的體驗，那不安的感覺再也藏不住了。有『變』的要求，就突然暴發，暫且先與社會以一震驚的激刺，——克魯撲德金說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册書報。同時經八九年中國社會現象的反動，新青年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着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蕩全中國。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

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裏。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況且家族農業經濟破產，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地，於是社會問題更複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

我和菊農，振鐸，濟之等同志組織新社會旬刊。於是我的思想第一次與社會生活接觸。而且學生運動中所受的一番社會的教訓，使我更明白『社會』的意義。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着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淸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學的積習，根本疑及當時社會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說：『現在大家，你說我主張過激，我說

你太不澈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東西，既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就得認個清楚；主觀客觀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決一個小小的問題。……』雖然如此，我們中當時固然沒有眞正的『社會黨』，然而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着『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爲『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於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這也是一種奇異現象，社會思想的變態：一方面走得極前，一方面落得極後。

此後北京青年思想，漸漸的轉移，趨重於哲學方面人生觀方面。也像俄國新思想運動中的煩悶時代似的，『煩悶究竟是什麼？不知道』。於時我們組織一月刊『人道』。人道“Humanite”和新社會的傾向已經不大相同。——要求社會問題唯心的解決。振鐸的傾向最明瞭，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爲重；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產生不久，我就離中國，入餓鄉，秉着刻苦的人生觀，求滿足我『內的要求』去了。

五

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棲棲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爲什麼？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羣流并進，集中於『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現出來，於是思潮的趨向就不像當初那樣簡單了。政治上雖經過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個括弧內的『民國』，而德謨克拉西（La démocratie）一個字到十年後再發現。西歐已成重新估定價值的問題，中國却還很新鮮，人人樂道，津津有味。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呢，根據於中國歷史上的無政府狀態的統治之意義，與現存的非集權的暴政之反動，又激起一種思想，迎受『社會主義』的學說，其實帶着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如託爾斯泰派之宣傳等，或者更進一步，簡直聲言無政府主義。於是

『德謨克拉西』和『社會主義』有時相攻擊，有時相調和。實際上這兩個字的意義，在現在中國學術界裏自有他們特別的解釋，幷沒有與現代術語——歐美思想界之所謂德謨克拉西所謂社會主義——相同之點。由科學的術語上看來，中國社會思想雖確有進步，還沒有免掉模糊影響的弊病。經濟上雖已和西歐物質文明接觸了五六十年，實際上已逐殖民地化的經濟原則成了一變態的經濟現象，却還想抄歐洲工業革命的老文章，提倡「振興實業利用外資」——這是中了美國資本家新式侵略政策的騙，及聽了羅塞爾偶然的一句「中國應當振興實業」的話，所起的一種很奇怪的『社會主義』的反動。當然又因社會主義漸落實際的運動，稍稍顯露一點威權，而起一派調和的論調，崇拜『德國式』妥協的革命或主張社會政策——這又是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兩派，於中國經濟上最痛切的外國帝國主義，或者是忘記了，或者是簡直不能解決而置之不談，却還儘在經濟問題上打磨旋。學術上二十餘年和歐美文化相接，科學早已編入國立學校的教科書內，却直到如今纔有人認眞聘請賽先生（陳獨秀先生稱科學爲 Mr. Science）到古舊的東方國來。同時『中國的印度文化』再生，託爾斯泰等崇拜東方文化說盛傳，歐美大戰

後思想破產而向東方呼籲，重新引動了中國人的傲慢心『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國新思潮中的問題。於是這樣兩相矛盾的傾向，各自站在不明瞭的地位上，一會兒相攻擊，一會兒相調和，不論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的思潮都沒有明確的意義，祇見亂鬨鬨的報章，雜誌，叢書的廣告運動，——一步一步前進的現象却不能否認，——而思想紊亂搖盪不定，也無可諱言。

我和諸同志當時也是飄流震盪於這種狂濤駭浪之中。

我呢？以整頓思想方法入手，眞誠的去『人我見』以至於『法我見』，當時已經略略領會得唯實的人生觀及宇宙觀。我成就了我世間的『唯物主義』決然想探一探險，求實際的結論，在某一範圍內的眞實智識，——這不是爲我的，——智識和思想不是私有權所能限止的。況且我幼時社會生活的環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篤矣派』(Stoïciste)，日常生活刻苦慣的，飲食起居一切都祇求簡單節慾。這雖或是我個人畸形的發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願——擔一分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

『思想不能儘是這樣紊亂下去的。我們對社會雖無責任可負，對我們自己心靈的要求，是

負絕對的責任的唯實的理論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幾千萬年的基礎。——用不着我和你們辯論。我們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適應自己心靈的要求，破棄一切去着手進行。……清管異之稱伯夷叔齊的首陽山為餓鄉，——他們實際心理上的要求之實力，勝過他愛喫『周粟』的經濟慾望。——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喫，沒有穿，……饑寒……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我暫且不問手段如何，——不能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用新聞記者的名義去，雖沒有能力，還要勉強；不可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竟承受新聞記者的責任，雖在不能確定的思潮中(晨報)，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極了，——而認定「思想之無私有」，我已經決定走的了。……現在一切都已預備妥帖，明天就動身，……諸位同志各自勉勵努力前進呵！』這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晚十一二點鐘的時候，我剛從北京飯店優林(Urin，遠東共和國代表)處簽了護照回來，和當日送我的幾位同志說的話——耿濟之，瞿菊農，鄭振鐸，郭紹虞，郭夢良，郭叔奇。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東車站，我純哥及幾位親戚兄弟送我，還有幾位同志都來和我作最後的訣別。天氣很好，清風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議的情感，觸目都成異象。……握手言別，親友送我，各人對我的感想怎樣，我不知道；我對於各人自有一種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處一奇異危險的環境，將來怎麼樣？我最親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還陷在俄文館的思想監獄裏？——我去後他們不更孤寂了麼？……』斷斷續續的思潮，轉展不已。一聲汽笛，忽然吹斷了我和中國社會的萬種『塵緣』從此遠別了！

天津重過。又到我二表姊處去告別。張昭德及江蘇第五中學同學吳炳文，張大來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間抵足長談，作我中國社會生活最後的回憶。天津的『歐化的都市文明』：電車汽車的吵鬧聲，旅館裏酒館裏新官僚揮拳麻雀聲，時時引入我們的談資，留我對於中國社會生活最後的印象。……

十八日早，接到振鐸，菊農，濟之送別的信和詩：

追寄秋白，宗武，頌華。

中國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車站送秋白，頌華宗武赴俄，歸時飲於茶樓，悵然有感，

書此追寄三兄。　　濟之，振鐸。

汽笛、聲聲催着；
車輪慢慢的轉着。
你們走了——
走向紅光裏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們羨慕你們受着。
但是…………
笛聲把我們的心吹碎了

我們的心隨着車輪轉了

松柏依舊青着，

秋花依舊笑着，

燕都景色，幾時再得重遊！

冰雪之區——經過，

『自由』之國——到了。

別離——幾時？

相隔——萬里！

魚雁呀！

你們能把我們心事帶着去麼？

汽笛一聲聲催着;
車輪慢慢的轉着。
笛聲把我們的心吹碎了,
我們的心隨着車輪轉了!

九,十。十六,晚十時。

——菊農

追寄頌華,宗武二兄暨秋白姪

回頭一望悲慘慘的生活,烏沉沉的社會,
——你們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們多回幾次頭,
看看在這黑甜鄉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樣。

要做蜜蜂兒，採花釀蜜。
不要做郵差，只來回送兩封信兒。
太戈爾道：「變易是生活的本質。」
柏格森說，宇宙萬物都是創造，——時時刻刻的創造。
你們回來的時候，
希望你們改變，創造。
我們雖和你們小別，
只是我信：

我們仍然在宇宙的大調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諧——合一……

我沒有什麼牽掛，
不知，你們有牽掛也不？

我因覆信，并附以詩，引我許多自然和樂的感想。——他日歸來相見，這也是一種紀念。信和詩如下：

"Humanite," 鑒

我們今天晚車赴奉，從此越走越遠了。越走越遠，面前黑黝黝地裏透出一線光明來歡迎我們，我們配受歡迎嗎？諸位想想看！我們却只是決心要隨『自然』前進。——不創造自創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們送我們的詩已經接到了，謝謝！……

菊農叔呀『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我們此行的意義，就在這幾個問題號裏。

流血的慘劇，歌舞的盛會，我們都將含笑雍容的去參預。你們以爲如何？……附詩。

秋白。一九二〇，十，十八，

秋白

去國答『人道』

來去無牽掛，

來去無牽掛！……

說甚麼創造，變易？

祇不過做鄹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幾回頻轉軸轤車。
驅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歡迎我，有『自然的和諧』。

若說是——
採花釀蜜：
蜂蜜成時百花謝，
再回頭，燦爛雲華。

天津倚裝作。

當日覆信寄出之後，晚上就別了炳文，太來，昭德上京奉車。同行的有俞頌華，李宗武。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往俄國去的路通不通。『中華民國』駐莫斯科總領陳廣平，同着副領事劉雯，隨習領事鄭炎，恰巧也是這時候『啓節，』我們因和他們結伴同行。預備先到哈爾濱再看光景。

其時通俄國的道路；一條是恰克圖，一條是滿洲里。走恰克圖須趁張庫汽車直皖戰爭後，小徐辦的汽車已經分贓分掉了。其餘商辦的也沒有開。至於滿洲里方面，謝美諾夫與遠東革命軍正在酣戰，我們却不知道，優林的秘書曾告訴我，如其能和總領事同行，專車可以由哈直達赤塔。我們信了他的話，因和領事結伴同走。

當天在天津上車，已是晚上十一二點鐘光景。我同宗武和頌華說：『現在離中國了，』明天到滿洲，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纔能到『赤都』(莫斯科)呢？……我們從今須暫別中國社會，暫離中國思想界了。今天我覆菊農的詩，你們看見沒有？却可留着爲今年今月今日中國思想界一部分的陳迹……』車開了，人亦慢慢的睡靜了。瞿秋白漸漸的離中國——出山海關去了……。

六

十九日晨醒過來，火車剛走近山海關。遠望一角海岸，白沙青浪映着朝日，雲煙繚繞，好似擁出一片亞洲大陸的朝氣。傍晚時到奉天車站上，一片嘈雜的聲音。行李搬出車子之後，却看不見一個中國脚夫。對面望着大和飯店雪亮的電光，傳出些丁丁當當的刀叉聲，好不熱鬧。我們等了半天，才來了一個日本人，好容易找着了脚夫，把行李搬到站裏。宗武寄在行李車的一件行李却又失了。我趕緊又同了他外面去找。等到找着，回到大和喫飯，其時頌華已經喫完，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匆匆忙忙喫了些麪包，趕去結好行李，來一位日本西崽一手包辦，料理我們上了南滿車。——一路車上職員完全是日本人。此行幸虧頌華懂得日本話，不然又得多許多麻煩。——上車之後已經很疲乏，到頭便睡了。

我現在已入滿洲，出中國；彷彿記得中學地理教科書上寫着，這滿洲三省還是中國領土，爲什麽一出山海關到了奉天站，——他那繁華壯麗的氣象，與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經另

一世界似的，好像自己已經到了日本國境以內呢？……也許奉天現在已經割給日本了！然而原住奉天的許多中國勞動人民，想必一時還沒有來得及死盡，怎麼奉天站連中國脚夫都很少很少呢？原來日本鐵道車站上的中國苦力，他們勞作也受『日本的』節制的帝國主義的況味，原來是這樣！

二十日一早到長春車站。走出車站一看，已經蕭然天地變色，確似嚴冬氣象了。車站前一片大曠場，四圍寒林蕭瑟，曉霜猶凝，颼颼的西北風吹着落葉掃地作響，告訴我們「已經到了北國寒鄉了」。天色陰沉沉的竟有雪意。車站門外停着好幾輛俄國式馬車，馬夫也有俄國人，頭上已戴油膩不堪的皮帽；風吹他帽上絲絲的毛亂動，時時掩拂他的長眉毛，越顯得那俄國式的面貌愁慘。我們先又到大和飯店喫了點心，回到車站上，要換車上哈爾濱去。從長春以北就是中東鐵路。——其時形式上已經收歸中國管理。車上一切職員却還大半是俄國人——西伯利亞的那種所謂中流社會，或是眞正的「俄國的鄉下人」（Russky mujik）。車站雖然很大，比着日本的奉天車站氣象大不相同。汚穢雜亂，還不及江蘇橫林洛社的小小車站整齊。

我們一到車站，有一俄國人要替我們買票，不知怎樣又多算了幾塊錢去，好容易弄清楚，買好票上車。中東鐵路的車身非常寬大，可是三等車簡陋得很。我先走進三等車一看，橫七豎八，俄國人也有拖男帶女，背着大麻包袋的；滿地紙煙頭痰沫；還有一股臭味。後來走進二等車——那天祇有兩輛——裏面簡直沒有人坐，我們一進去，就有一俄國管車的來開了兩間車房。——我當時一看，二等車原底子裝修得很講究，而且是單間的，我以爲三等車和二等車差得太遠了。然而進去坐下一細瞧，椅子上灰塵足有半寸厚，窗子，窗簾，小桌子，沒一處不是破敝敗落的。車子開動了，車裏搖晃顛簸得很利害，兩天行旅已覺很疲乏，一晃就睡着了。

將到哈爾濱時，車上又來了一位警察，談起來才知道，其時中東鐵路警察，總算是換了中國人；日本護路警察却還強和中國警察同駐路旁，雙方不時起些小衝突，好不麻煩。他又說他是駐哈爾濱的，此次出差到沿路小站走了一躺，又賠了些錢。他說起哈爾濱生活程度怎樣高，一個月的薪水也不够澆裹，後來我問他哈爾濱離車站近的有什麽客棧。他就說了一個福順棧，幷說那棧不錯。

車到哈爾濱站，已是晚上八九點光景。趁了一乘馬車就往福順棧來。一出車站，寒風凜冽，竟已是嚴冬氣候。到了客棧一看，糟不可言。其中有兩種房間，一種是一大廠門，上上下下橫排着許多坑，來往小客商都住在那裏，——所以一走進客棧，就聞得一種臭不可當的『北邊人』氣味。還有一種是單間的，一間可住四個八三個人不等，每天五角錢宿費，房裏就祇四張鋪一張板桌，櫈子都沒有，窗子是不能開的，空氣壞極。我們要住下，就祇能包了他一間房，每天二塊錢。頌華當時看了又貴又不好，主張換地方；然而時候已是不早，祇能住了明天再想法搬到別處去。我當夜又到車站取行李。（哈爾濱車站已純是俄國式，三等待車室裏，橫七豎八的行李，滿地泥水，頭二等待車室裏還供着希臘教的神像）。晚上一句鐘，才把各事料理清楚，睡下。可憐可笑，『我們』這樣『文明化的』中國人，一入眞正的中國生活，就着實覺得受不了；而且半歐化的俄國文明也使我們駭怪：「原來『西洋人』也有這樣的」。

我們初到哈爾濱，本預備至多祇住一禮拜。這一禮拜中必須打聽好，前途怎樣進行。因此我就主張暫住五六天光景的事情，就是福順棧也可以將就。頌華那時却還想搬。不過一時找不着

房子，只得罷了。於是將就找着兩張板櫈，房間裏的閒人却想法子請他們出去，決定包下一間，就此住下。黯黯的一盞電燈，沒不通風的大窗子，一張桌子兩張櫈，四張板鋪——我和宗武，頌華各占一張，一張放行李，滿屋子，桌子上櫈子上床上，堆着報紙雜誌筆墨紙硯，臉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亂山似的——這就是我們哈爾濱寓所的一幅景象。天天早晚還得出去喫飯買東西，打聽消息。

從天津到哈爾濱，走過三國的鐵路，似乎經過了三國的邊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長春哈爾濱又是中俄日三國的複版彩畫。哈爾濱是簡直一大半是俄國化的生活了。

七

初到哈爾濱的時候，還祇聽見一種謠言，說謝美諾夫橫梗在滿洲里赤塔之間，火車不通，祇有專車能經過。我連日買俄文報看，起先消息還不清楚，後來過了不多幾日，謝軍和赤塔民軍劇烈衝突的消息盛傳，赤塔滿洲里中間橋樑也已經毀壞了。天天去看陳總領事，他也遲遲無行意。於是才知道沒有快走的希望。目的地還沒達到，中途又生阻梗，實在很煩悶。三人之中不時發生退回北京的提議。哈爾濱生活程度異常之高，一間房二塊錢一天，一頓飯——很壞很壞的——一元幾角錢，我們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化費。看看天氣又冷，天天坐在層冰嚴結的水晶宮裏——窗子上的冰，一天一天厚起來，難得一天天氣好，化得開的，——也是無聊的很。然而我們抱着堅決的意志本當百折不回，商量又商量，決計靜候時局，再定行止。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軍占領赤塔的消息，聽說遠東共和國臨時政府已經成立，滿洲里方面

戰事雖還正在勝負未分之際，於我們却已有一些希望。因此大家也漸漸定心了。可是天天打聽消息，延宕又延宕，一瞬已是十一月中旬。我們在哈爾濱居然住了這許多時——一直到再動身北進足有五十多天——也正出始料之外。然而哈爾濱一遊，恰可當『遊俄』的緒言，我且略記當時的感想。

哈爾濱久已是俄國人的商埠，中國和俄國的商業顯然分出兩個區域。道裏道外市面大不相同。道外是中國人的，道裏是俄國人的。我們到哈爾濱時，俄商埠已經歸中國官廳管理。道裏也已設中國警察局。其餘一切市政，俄國援向例組織市政會參與行政的。歐戰後俄國商業一天凋零一天，市面差不多移到道外去了。日本人乘此機會努力經營，道裏的市面幾乎被他占了一半。俄國市面從革命後新舊黨爭，常常紛擾，俄盧布紙幣（帝國時代的）跌落得不成樣子，日本金票驟起奪他的市面。以前哈爾濱商場向以俄盧布為單位，現在盧布跌落，日本金票幾有取而代之之勢，幸而中國銀行（哈爾濱）鈔票有信用，居然變成中國銀元的單位，哈爾濱中交銀行且發輔

幣票，新銅元概爲十進制度，很整齊不紊亂。所以當時中國人的經濟勢力還算站得住。然而其時中東鐵路正在所謂國際管理與移歸中國爭論不決的時候，中東鐵路關係哈爾濱甚大。——俄國人已完全失其經濟上的威權，况且勞農及遠東兩政府屢次聲明要歸還中國，事實上俄國人在哈的經濟權已經早就打破了一大半，中東路權的轉移就足以證明，——可是日本人却趁此機會想取得中東路，日本人若得中東，哈爾濱就快變爲日本的殖民地了。

我們從奉天到哈爾濱沿路觸目驚心，都是日本人侵略政策的痕跡。日本連年經略西比利亞，干涉俄國內政，擾亂琿春治安，其志不小，竭力想吞併滿蒙西比利亞，這一問題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解决呵。我們常和哈爾濱人談起，凡當地紅鬍子出沒的所在，差不多總有日本人的蹤跡。

哈爾濱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俄國勢力倒了——舊俄帝國已死——日本却又來了。

我們有時街上閑走，常常聽說中國人欺侮俄國落伍兵士警察，日本警察就來干涉。哈爾濱有日本商品陳列所，日本報館，雜誌，對於哈爾濱市政，調查得比中國人俄國人都清楚。我們還到過一日本客棧，頌華和那客棧主人談話，我在旁看着那客棧主人——老婦的臉上，一絲一絲縐紋裏

却尋不出什麼帝國主義的光線出來。妓館飯館，日本人開的也儘有，日人的經商確是精明，而且待顧客很和氣，祇有頌華有一次去看一日本新聞記者，和他談起中東路問題，他却大顯其狡猾的形容語氣，——俄國人說這些都是世界資產階級的僕御，誠然不錯。我們每天在小館子喫飯飯館主人和我們也熟了，我因問他『爲什麼哈爾濱飯食這樣貴？』他說：『呵！不用說。哈爾濱什麼都貴。日本貨便宜些。我們喫的米都是東京米。呵！貴得很！怎麼比得我們山東。更不必說你們南邊了。……』原來南滿橫梗在中間，中國貨物經過該路，化的運費非常之大，所以競爭不過日貨。於是日貨就充牣哈爾濱了。中國人所得苟延殘喘的一點經濟勢力未必見得保得住呵！况且中國人的商業全靠幾家火磨（麪粉廠），當地的出產豆，麥，油等，自從俄國斷了通商關係之後，銷路日隘，往南運去又非得經日本的南滿鐵路不可。如若中國不趕緊和遠東恢復通商，結一經濟同盟，其勢決敵不過日本的帝國主義的。

　　中國人在哈爾濱經商的大半是奉天人山東人，多數是小商人。湖北人，寧波人也有，湖北人剃頭的居多，寧波人是做西裝裁縫或皮鞋的小手工藝。那地的中國人生活，上等人是半俄國化

的，——很有些俄國洋行的西崽出身立致巨富的，現在還住着幾層高的洋房，娶的俄國媳婦，其餘就是北京去的官僚，奉天黑龍江去的武夫。下等人大半是純粹北方式的生活。中國苦力大半是鐵路工人，也有些組織，住的地方叫三十六棚。其餘工人，傭工者大概生活還不十分艱難。其地工價非常之高——一半是俄國工會的功勞。我曾到郵政局去調查，據說每月中國山東直隸等省小工寄回去的錢，總數總在一萬元以上。——也足見那工人生活勤儉能儲蓄了。那地方南邊人非常之少。那天我們同到一小飯館喫飯，忽然聽着蘇州話，問起來，才知道祇有這一家。灰色的中國人生活到哈爾濱更變成黑色的了。哈爾濱生活尤其有沉默靜止的特徵。全哈中國學校不過三四處，報館更其大笑話。其中祇有國際協報好些，我曾見他的主筆張復生，談起哈爾濱的文化來，據他說，哈爾濱總共識字的人就不多；當眞，全哈書鋪，買不出一本整本的莊子，新書新雜誌是少到極點了。上等人中祇有市儈官僚，俄國化的商舖夥計。上上下下都能講幾句『洋涇浜』的俄國話——哈爾濱人叫做毛子話。然而他們下等社會靜止的生活却依舊漠然不動，即使稍受同化，却又是俄國式鄉下人的汚糟生活。這種地方住着未免煩悶呵。

俄國人在哈爾濱的經營歷年也不少。到現在道裏及秦家崗一帶差不多都是俄國人的生活。商鋪也還有不少。俄革命後亡命者的白黨資本家將軍都聚集在此地。成天在街上祇看見俄國人，那些亡命的資產階級却還是高樓大廈的住着，喫着飽飽的肚皮，和日本人鬼鬼祟祟出些新鮮把戲。各派俄國社會黨在哈爾濱聯絡一中東路工黨聯合會，多數黨少數黨社會革命黨都在一起，而以中東路工人聯合會及哈爾濱城市工人聯合會爲實力上的後盾。哈爾濱的勞働運動，以這一聯合會爲中心點。他爲俄國工人，青年，以及中國工人舉辦好些事業——教育衛生等。中俄兩國民族的接近，確比日本人及其他歐洲人鞭辟入裏得多。中國苦力心目中的俄國人決不是上海，黃包車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級人民互相間的融洽比高談華法華美文化協會的，有些意思。——他們大家本不懂得『文化』這樣抽象的名詞，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會的實效。——不過幷不是什麼文明進步的意義能了。

哈爾濱道裏的俄國化生活使人想到上海天津等歐化景象，彼此截然不同。俄國的資產階級，在哈爾濱盤據着中東路的要津，已經根深蒂固，如今一旦動搖，他們就起恐慌，陰謀詭計百出。

革命後各處的俄國亡命客又都聚集在哈爾濱。於是哈爾濱，就變成俄國新舊黨的糾葛地。新黨(各派社會黨)自有組織，努力於工人運動，和中國勞工結合。舊黨分子也非常複雜，舊黨機關報如俄聲(Russky Goloo)及謝美諾夫派報館光明(Sviet)，專和新黨機關報前進(Vneriod)反對，差不多天天打筆墨官司。前進報總經理國爾察郭夫斯基(Gorthakovsky)，我們見過好幾次，談及中東路問題及工人運動，他常發很懇摯的言論，——已見那年晨報通信，現在時過境遷也不再及，——他爲人非常藹然可親。長長發一種疑問：『俄國勞動人民對於中國國民未嘗有絲毫的惡意，白黨在哈爾濱勾結日本人暗殺新黨首領，——國民本是中東路工黨聯合會的會長，也曾遇過兩次險，——不但擾亂治安，而且他們一旦得勢，全滿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們同是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何以中國政府不知道果斷實行而還是這樣優容舊黨養癰遺患呢？』我們自己也不懂得，始終不能答覆他。却有一次，我爲好奇心所激發，以新聞記者名義去訪光明報主筆。光明報是謝美諾夫的機關報；其時我聽見謝美諾夫和赤塔軍隊打仗已連敗數次，退到離滿洲里不遠的地方，而同時又有日本駐哈總司令赴滿洲里的消息，我要知道謝軍的實力，究竟

如何日本的接濟能否維持他。所以去見光明報主筆探探他的口氣，——或者間接能知道我們的行期：假使謝軍確實預備退出滿洲里，我們就可以動身了。他聽我問到『謝將軍』，他說：『呀謝將軍是眞正的俄國民主主義者，可恨社會黨，過激黨胡鬧。現在日謝同盟仍舊很鞏固，不過滿洲里形勢異常……他們已另定有計畫，換一方面或竟換一地點進行。可是『謝美諾夫民主國』如其成立之後，希望中國了解遠東問題的重要，能和『新俄』及日本結三國同盟，抵禦美國的侵略……中東路，祇有『俄國』日本中國有過問之權，豈容歐美人插嘴……』我當時就知道他所說另一地點，或者是海參崴，也就不以爲意。他說到『三國同盟』的時候，笑嬉嬉臉，放出油光閃閃的狸貓眼睛，不斷的看出我……談話非常之客氣，眞正資產階級的招牌掛得起呵！現在謝軍差不多一敗塗地，也不過一場春夢罷了。

哈爾濱的大概情形，我在哈時所做的幾封晨報通信也曾略略敘及。這是要專門調查研究的。我此地不過隨便寫幾句感想，零亂無序，也無從整理了。

在哈等待出行的時期，非常煩悶心焦。每日出去訪俄國朋友，調查調查俄國的工人組織，并

且搜集些俄文書報，以爲研究勞農政治的材料。寓所裏齷齪污穢得很，坐不住，也常常出去散步。——似乎生活很不適意。然而眼前橫着一種希望，也便耐心等候。初次和俄國黨人接觸，得着的教訓，也就不少呵。

八

哈爾濱這個地方，中國本部人初到的時候，總不免有種種奇異的感想。俄國舊日的經營西比利亞一直到北滿一帶，生生開闢出來的荒地，歷年以來，雖漸漸的一方面資本主義化，一方面孕育勞動運動，始終經濟生活還是保存落後民族的特性。如此「非現代的」經濟生活裏，如西比利亞，如哈爾濱，怎樣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這是一個疑問。再則，我就經濟現象想來，最容易顯現出生產關係的，除非是「交易單位」（各地的貨幣制度交易匯兌方法）而現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往往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另成一種特異性。經濟生活的研究，我們就最粗淺的現象觀察，觀察當地的「財政資本」流通的狀態（卽銀行經濟在市面上的影響），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資本主義的痛楚。——何況在殖民地的特異經濟中呢，自然尤其顯得出帝國主義的功能。我就旅哈身受的經驗想起：從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換日本朝鮮銀行鈔票，從長春到哈爾濱，中東路未收歸中國管理之前，還不得不換俄國盧布買

車票，現在雖可用中國銀元，然而天津鈔票已不大行，非得哈爾濱鈔票或日本鈔票不可。同樣差不多在一團範內的經濟生活，何以必須經三重『國家』的麻煩呢？人類經濟生活生產消費各得其當便完了，像這樣『殖民地的』剝削政策下之經濟，依社會主義的原則，應當怎麼樣整頓呢？——這是第二個疑問。這兩個疑問，雖然不是我現在所能解決，然而却引起我心靈中的變化：我預想社會改造既在俄國實現，事實上他們——俄共產黨——必定有確切實際生活的方法。——抽象的「眞」「美」「善」的社會理想，決不能像飛將軍似的從天而降。——因此我個人的哲學概念，推廣這種實例，由主觀立論，一切眞理——從物質的經濟生活到心靈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於「實際」，由客觀立論，更確定我的「世間的唯物主義」。勞工神聖，理想的天國，不在於智識階級的筆下，而在於勞工階級實際生活上的精進。心靈的安慰，物質與精神的調和，——宇宙動率的相映相激——全賴於人類的「實際內力」。「實際內力」能應付經濟生活的「要求」及「必需」，方眞是個人，民族，人類進化的動機。

我『迴響』實際生活。我且就在哈爾濱的感想，所處的環境，隨筆記一記。那經濟學問題，哲學

問題，暫且擱下，留在此做我心理變遷史中的一鱗一爪的痕迹。

　　黯黯的天色，滿地積雪，映着黃昏時候的淡雲，一層一層春蠶剝繭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嚴肅的寒光來；喊喊喳喳私語的短樹，林裏穿過尖利殘酷的寒風；一片空曠的冬原，衰草都掩沒在白雪裏，處處偶然露出些頭角，隨着風搖動，刷着雪絲作響；上下相照，淡雲和積雪，像是密密訴說衷腸，怨歎生活的枯寂，哈爾濱秦家崗南頭，俄國人住家多數在那裏，熱鬧的市面已經過去了。我走去看一俄國朋友並訪他的妹子馬露西霞(Raigorodsky Narucya)，纔走到這段地面。向來厭惡哈爾濱小城市生活的繁猥，到此也稍有安慰了。『呀！你們來了』。他們趕緊招呼預備茶點，大家坐下，就談起來。他們知道我要到俄國去，隨便替我說些俄國文化上的趣事，怎樣不和西歐相同，怎樣宗教的勢力很大等等。——馬露西霞是一託爾斯泰派。——談到蘇維埃政府，他們也不知道詳細情形，莫斯科生活如何，他們也很想去看一看，可是蘇維埃俄國窮困不堪，大家是知道的，所以要回籍要須得政府的許可，因此他們却不比外國人，能容易入境。我因他談及俄國

文化，就隨便問問他，住在中國許多年，對於中國文化有怎樣的感想。他們都說：『我們沒到過中國。你們以為哈爾濱是中國麼？俄國僑民的生活卻完全是俄國式的。——和中國文化接觸的機會很少。就是在俄國商務中學念過點中國史，東方古國的文化非常之有趣。也很想到北京上海等處去走一走……』我和俄國人的交際雖因俄語程度太壞，不十分很廣，卻也認識十幾個人——有是黨人有非黨人的。我們請他們喫過一次中國飯，他們羨慕得不了；——原來住在中國地方，一直沒真確知道中國生活，中國文化。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人只有一般苦力，小商人呵。當天晚上七八句鐘回寓，走出他們家門，街上已經很冷落。天氣很冷，走了好一段路，才看見一輛馬車。我叫了他一聲，只聽得回答道：『Kudai?』，我才知道是一個俄國車夫，隨即和他說了地方，坐上車去，相離不到一里半地，卻要五角大洋，讀者如其是中國內地人，不要以為是上海漢口的馬車，這是破舊不壞的俄國式馬車，卻要得如此之貴，——中國車夫要得便宜些。我因隨口問問這一車夫家計怎樣，據他說哈爾濱樣樣東西都貴，所以車費不得不昂，一天卻也可以賺得五六元錢，——俄國車夫大半只知道要日本金票，不要中國洋錢，我這裏是和他拆算的。他也沒甚功夫去

到俄國工會所設的俱樂部，音樂會。一路談着，忘其所以，擡頭一看，却走到秦家崗南頭去了。——和我們的寓所背道而馳。其時雲影翻開，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輪明月，四圍還擁着寒霧，好像美人出浴披着輕紗軟帔似的，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裝着銀鎧銀甲，萬樹枝頭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劍氣；——貪看着寒月雪影，竟忘告訴車夫，走錯了路。愈走愈遠，——錯誤偶然與人以奇遇領略一回天然的美，可是寒意浸浸，鼻息都將凍絕，雖則沉寂的寒夜，靜悄悄已沒一點半點風意，宇宙的靜美包涵在此「琉璃大盒」裏，滿滿的盛住沒起絲毫震盪，然而大氣快成冰水，「乾冷」的況味，也不容易受。我才喚醒車夫，叫他撥轉馬車，趕回寓所。他却還咕嚕着說：『……中國人……中國人今天怎麼忽然不知道哈爾濱街道的俄國名字？……叫我跑這許多寃枉路。』我心上想，你在中國地面趕馬車，却不知道中國街道的中國名字，等到到了福順棧，才說：『唔，原來是這個地方，為何不早說清楚！』那又怎麼說呢？

哈爾濱道裏及秦家崗兩部分完全是俄國化的，街道都有俄國名字，中國人祗叫第幾道街，第幾道街而已。俄國人住在這裏，像自己家裏一樣。可惜年來俄國商務，道裏市面，不大繁盛了。却

是，俄國資產階級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結，日本人商界實業界努力搏取哈爾濱的經濟勢力；勞動階級一方面組織運動却有一步一步興旺起來的趨勢，和赤塔新黨暗中互通消息。那一天我從前進報館出來到七道街江蘇小飯館喫了飯，沿着俄國人所謂中國大街（Kitaiskaya ulitsa）回家，已是傍晚時分。走過一家俄國報館，看見許多中國賣報的，領着報，爭先恐後的跑到中國大街去搶生意做。搶着跑着，口裏亂喘，腳下跌滑，也顧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買“Novoe Jizni”呵！買“Vperiod”呵！買“Zarya”“Russky Golos”呵！』——爲的是生活競爭。沿大街兩旁，俄國人，有相偎相倚坐在路旁椅子上的；有手攙手一面低低私語指手劃脚，一面走着的；有在鋪子裏買着東西，攜着一大包裹出來的；雪亮的街燈，電燈光底下，男男女女一對一對穿花蛺蝶似的來來往往，衣香鬢影，紫狐披肩，藍綢領結，映着大商鋪窗簾裏放出的電光，還想努力顯一顯西歐化的『俄國資產階級』文明。還有一陣一陣俄國青年學生和女郎散步的蹤跡；我走着，看見大街對面，亂亂落落俄國人影的背後，雪亮的電光，從窗子裏映出來，照着很清楚兩個金字在玻璃上：『朝日』，却是俄文，細看窗子裏面，有日本女郎的影子，窗口露着一端一端的日本綢布呢。中

國大街盡頭，一轉灣就是：日本的哈爾濱日本商品陳列所；我們走過時却不見門口有電燈，已經關門了，然後我記得陳列所裏商品很豐富，除農業品平常不足論外，工業品却應有盡有，形式上看來和『西洋』貨無毫釐差別。過了這陳列所，離我們寓所不遠，却走過我們天天喫飯的小飯館，飯館主人是山東人，看見我們就問「爲什麼今天不進去坐坐呢？」我們和他說已經喫過了。正談着的時候，忽然聽着背後有人哼着：『Milosti…Milosti』（請賞……）回頭一看，却是、俄國乞丐。飯館主人給他兩個冷饅頭，我也給他一角錢鈔票（在哈爾濱難得用着銅元，身上竟不大找得着）他畫着十字儘說『謝謝，謝謝，上帝佑你……上帝呵！中國人比俄國人還好多着呢……』咕嚕着去了。飯館主人說道：給不得他們，天天來歪纏，昨天還有兩個毛子，不知什麼地方偷來丈多黑綢，要買給我們；少他的呢！……毛子眞不好打發。先生們呵，知道不知道，在這兒俄羅斯毛子窮人多得很。先生們想，要是俄國窮黨（北方人俗稱「布爾塞維克」的名字）一來，這般人都得陡起來罷？……』我笑一笑，也沒回答他，就順路走回寓所了。

蔚藍的天色，白雲和堆錦一般擁着，冷悄悄江風，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實叫

人留戀。那天我同着俄文專修館的同學特地去遊一遊。趁着小船從道裏到道外。在江中遠看着中東鐵路的鐵橋，後面還崇起幾處四五層的洋房，遠遠襯着疏林枯樹帶些積雪，映着晴日，亮晶晶光燦燦露出些『滿洲』的珠光劍氣。在船上談起俄文館同學，原來在哈爾濱我們同學很多，審判廳，俄白黨報館，中東鐵路，戊通公司在在都有。——不但哈爾濱，從奉天至滿洲里以及中東路小站都有我們同學。他們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他們的生活也比上海洋行買辦式的英文學生甚至於北京天津研究英法文的『大學生』寒儉得多。然而大家是知道的，滿洲三省文化程度幾等於零，他們還要算此地的明星呢。我這次到松花江畔，本是順便找我的俄文館同學，——一個船長，可惜他沒有在那裏。所以趁此乘小船逛一逛，到道外上岸——沿着中國地界的茅屋土舍間汚穢不潔的小路轉回寓所。俄國的哈爾濱，俄國的殖民地，——可憐的很，——已經大不如天津上海，馬路上到處堆着屎糞。——在中國人眼光裏還祇見他輝煌莊麗的大商鋪。再一到中國『北方』人生活裏更加汚糟不堪。道外這種遠僻街巷，沿松花江邊，幾間土屋，圍着洋鐵皮木板亂七八糟釘成的短牆，養着幾隻泥豬；這就是中國人的寫生。文化不是天賦的中國民族應當如何

努力；并歐洲人所笑的野蠻的俄羅斯人都不如。經濟生活，生產方法不變，一方面既不能有文化的要求，以進於概括而論的文明，別一方面更不能有階級的覺悟，擔負再造文物的重責。東方古文化國的文化何時才能重興？所謂「改造」根本的意義，通籌統計原在於「爲全人類文化而奮鬭。」如此黑暗的民族。不是須經更深切的資本主義化，就得行「新式的」無產階級化。在滿洲三省尤其重要。且不談那總解決的大問題，就是目下急切的零星解決，滿洲的文化運動，也就緊急必需『往民間去』的先鋒隊。可惜在此地的智識階級祇有一般中了『北方式』官僚教育毒的俄文館派。祇好任那松花江裏帝國主義的血浪，殖民政策的汗波，激揚震盪，挾着紅鬍子似的腥穢的風暴，丘八爺似的嚴酷的冰雪，飛吼怒號罷了。

哈爾濱旅館生活一瞬已有一月多了，天氣一天一天冷起來，街上的積雪，樹稍的寒意，和着冷酷陳死的中國社會空氣，令人煩悶。北地寒嚴，漸漸的顯他的威武。可是我心苗裏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冒險好奇的旅行允許我滿足不可遏抑的智識慾，可愛的將來暗示我無窮的希望。

宇宙的意志永久引導人突進，動的世界無時不賴這一點『求安』的生機。你如其以「不得知而不安」—就自然傾向於「知。」天氣的溫度低降，他的密度失了均勢，以壓力不平而不安，汽質就自然傾向於凝結。社會組織失了根據地，自然就動搖，借着怪物的「財」「聲浪」鳴他心意的不平。自「不知」動而至「知。」自「汽」動而至「水。」自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動而至社會主義，至「新式的」現代的無產階級化。全宇宙不過祇這一『求安而動』的過程。安與不安的感覺，又祇在前「五識」及第七識上顯現，以爲行爲最後的動機。第六識(意識)的動機是粗象而且虛僞謬誤的。而社會的意識(社會的第六識)尤其常常陷於僞造幻象錯覺。動的過程祇在直覺直感於『實際』時顯其我執(第七末那識)的功能。我旅俄的意義，實是我直感的反射動作。第六識的分別，計較成敗所影響於行爲的極少。

淒淒的寒月，冷冷的寒風，映着晶晶的寒雪，激彭我的心神，——照見我就是『斯篤矣』主義(Stoicism)也只是求精神生活安寧，甚至於還是求物質生活安儉的傾向而已。我自念我的內力，實際所有的才能，在當時實無一利於社會，同時於我個人的生活意趣，有極不安寧的狀態。

所以因求安寧而願蹈危險。「至於冒險而去，成敗究竟如何？」並不是不應當問，而是不必問，或簡直是不問。意識萬能本是迷信；何必起計較分別。至於極粗的心理現象「意志」，更不足論。所以我冒險而旅俄，並非是什麼「意志堅強」，也不是計較利害有所爲──爲社會──而行；僅祇是本於爲我的好奇心而起適應生活，適應實際精神生活的衝動。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應衝動的力量亦愈大。既無益於抽象的中國社會文化，又無味於具體的枯燥生活，當然，除出那一部分薄弱的意識作用有無利益於社會，而心理上突然是一種猛進的狀態。『寧死亦當一行。』──如其還有「社會」「文化」觀念，求爲人而勞動，那只是第七識的我執所驅策。每天工作完，同着頌華散步，荒地上淒淒的月色，雪影稀微放他「自然」的動機，往往就談及這些興味濃郁的問題。哈爾濱寓所狹隘不堪，我却常常說到莫斯科，有這樣一間屋，三個人住住也就可以了。那時聽說莫斯科食糧缺乏，燃料不足，又常常說笑話：「頌華，我們去了，不但凍餓，還有別種危險，興興然而去否？「新奇」也可，不幸危然而就死。」頌華道：「你爲什麼說這種不祥的話，掃興得很！…………」

九

十二月初得到確實消息，謝美諾夫的兵已敗退，日本人出來調和，護送謝氏到沿海濱省，滿洲里方面總算肅清了。我們行期，好容易有一點希望。一鼓足氣從北京到哈爾濱，忽然中途停頓了這五十多天，銳氣恐怕有所消磨。得着這種消息，勃勃的生氣又振作起來。去看了陳廣平，知道他的專車已經辦妥，行期也定在十二月七日，離哈爾濱。

啓程了，啓程了向着紅光裏去！蘇維埃俄國，是廿世紀世界第一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究竟如何情形，雖有許多傳說，許多宣傳，又聽見他們國內經四年歐戰三年內亂，總不知詳細，祇是向着自由門去，不免起種種想像。此去且要先經新造的民主主義的遠東共和國，——爲蘇維埃俄國之緩衝地，行民主主義制度而執政黨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亦是研究的興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獨裁機關，——共產主義——馬克思經濟學

的社會主義，可以有研究的機會了，而還沒有研究。請先得共產黨一點空氣（Atmosphère）回轉去說一說哈爾濱工黨聯合會慶祝十月革命紀念的盛況。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發生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日子。（俄國向用希臘曆，比西曆遲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謂之『十月革命』）我當時還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國友人的介紹去參觀他們的慶祝會。會場是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勞工大學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國警察廳的許可，召集大會。會場裏人擁擠得不了，走不進去。我們就同會長商量，到演說壇上坐下。看壇下擠滿了的人，宣布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閧然起立唱國際歌(International)聲調雄壯得很。——這我第一次聽見國際歌，到俄國之後差不多隨處隨時聽見，蘇維埃俄國就以這歌為國歌。演說的慶賀蘇維埃政府，俄羅斯共產黨，第三國際（III International），世界革命。末後又得赤塔遠東新政府亦在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還有從莫斯科剛到得一個共產黨報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歡呼萬歲。最有意思的是：一少數黨代表宣言中東路一帶少數黨以至於赤塔，趁此不採與多數黨反對的策略，在遠東方面兩黨可共同協濟。其

時有一個革命黨宣言的意思，「大致也相彷彿，」可是他指摘多數黨許多謬誤，甚至於說他專制殘酷。壇下就陡然起了『噓……噓……』的斥罵聲……。大會完之後我們就到俄國友人——多數黨——家裏去晚宴。屋子裏放着盛筵，電燈上包着紅綢，滿屋都是紅光，紅光裏馬克思，列寧，杜洛茨基的肖像。喫飲的時候，大家痛飲歡呼。席中有許多俄國女郎，靠我坐的身上香氣濃郁，都湊近來問中國，北京，上海的風俗人情絮絮不已。忽然席間來了一位剛從莫斯科到此的共產黨，又站着演說『我們在此地固然還有今夕一樂，莫斯科人民都喫黑麵包，還不夠呢……共產黨擔負國家的重任，竭力設法……大家須想一想俄國的勞動人民啊……』我因問和我談話的女郎是不是共產黨，他回說不是，然而是對於共產黨表同情的。他却問『你是共產黨不是？中國政黨有多少，有像我們共產黨這樣大的沒有？』我說中國政黨的情形，又說：『中國社會黨還沒有正式成立的，祇有像你們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時的許多研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會。』他道：中國政黨原來這樣，難道只有張作霖一個人管政事麼？……』酒闌興盡，站起身要回寓，頌華却因不懂俄國話，和一個剛來的人談英文，那人聽說羅素已到北京，想趕去聽講，却很傾向於基爾德

社會主義呢。我叫頌華，回去。十月革命的慶賀算完，要待到莫斯科過第二次十月革命紀念了。

啓程的日期已到，陳廣平却又遲延。他說從哈爾濱到莫斯科雖是專車，恐怕勞農政府要車費，一個人約摸要三四百塊錢，我們沒法，三人共給他一千元，又因莫斯科食糧缺乏託他買了一百元麵。——那一千塊錢，後來到了莫斯科四五個月之後，陳廣平說「哈滿運麵費二百二十六元，我雖沒付出，外交部一定要在公費內扣算的，還有「什麼要多少錢，什麼要多少錢」我算來該還你們四百五十幾元。……頌華已經拿去五十五元。這裏有蘇維埃錢四百零七萬盧布（其時一萬七八千蘇維埃錢才能兌一塊中國錢）請你們收了，寫張收條罷。……」這一千元的公案是這樣完結的。我們赴俄，知道那時俄國禁止商業，沿站什麼也沒有賣的，自己備了火酒爐，陳廣平又答應我們共同喫飯。後來算賬，他却要了我們買的麵十鋪德，中國稱合有三百斤麵算三個人在車上一個半月的火食。帶的麵居然大有用處。我們後來在莫斯科的食用消費都靠他，這都是後話。

十二月八日才搬到專車上住下，又等兩天方才動身。那幾天料理一切，交旅費，買食糧，委瑣

不堪的事情使人煩惱。這纔嘗着現實社會生活的滋味。所以說：世故，人情，經驗，原來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沒有經驗，就該受騙。懂世故人情，有經驗的人都受過『騙的教育』。我卻後悔不曾多受幾年東方古文化國的社會教育，再到『泰西』去。

十二月十日開車，又離哈爾濱往北去了。

同車一共六個人，我們同伴三個，莫斯科領事館三個。在車上沒有事就隨便談話。這次旅俄「和領事同行」有很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因此略知中俄外交以前的經過，中國在俄的外交界向來的態度，在俄京外交團裏的地位，在俄國華僑裏的口碑。別一方面，截然兩個世界兩個社會的人聚在一塊，精神上的接觸，發生種種的痛感，絕不投機的談話，費了無限的寶貴光陰，雙方各自隱匿了眞面目，委蛇周旋也奪去我不少精力。

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中國公使劉鏡人和協約國外交代表取一致行動，留在彼得城沒有什麼作爲。其時華僑的事情，一半卻還是華僑聯合會辦的。華僑聯合會會長那時就是現在的副領事劉守清。守清自己說，他留學彼得城莫斯科前後好幾年。中國公使館在俄京外交團

向來有一種特別態度。人家在外交上總有跳舞會等的交際，中國公使不但習於沉靜的生活，而且以節省交際費起見，常處於隔離的狀態。守清當留學生的時候，有事情就到使館抗議，公使見着留學生作向例的體態——守清自己說的，很可一笑呵。戰時俄國華僑困苦，北京曾經募捐十萬元接濟，其時還是黎元洪總統時代，老黎亦捐了不少錢。捐款到劉鏡人手裏，聽說吞沒了一個大大半，至今沒有下落。可憐中國的窮苦僑民，一點兒沒有受着國內資產階級的慈善家之些須恩惠。十月革命一起，公使團退出彼京，別國公使多少總料理自己僑民歸國，或是自己帶着走。中國公使自己得了一輛專車，趕緊偸着就跑，生恐僑民和他『糾纏』；有些留學生得信早的，擠上了同走，公使却想向他們討車費，禁不起一番抗議，也就罷了。那時戰事緊急，鎗林彈雨裏劉公使固然得逃了一條性命，貧困的僑工十數萬人——除了華僑會救出一些之外——至今轉側困苦，饑寒凍餒呵。談及這一次總領事的赴莫，原是兩年前華僑會舉劉守清爲代表到京請願的結果。此去的職任，第一就是遣送華僑歸國。我聽說陳總領事已前在劉鏡人公使館前後七年。談起來才知道，他非但對於俄國文化絲毫不了解，外交政治上的大勢也不知道，連幾句普通的俄國話

也就有限得很——簡直一句都說不完全。中國本和蘇維埃俄國還沒有條約的關係，領事到後，還不知行使什麼樣的職權呢。

我們離哈爾濱往西北進沿途經過齊齊哈爾等站，穿行黑龍江全省向滿洲里進發。途中和領事等談話外，就和頌華商量調查俄羅斯的方法。新聞記者的職任，照實說來，我是無能力的；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可憐中國現代的文化，這種調查考察一國文化、一種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業，卻令我這學識淺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擔負！——這是人才的饑荒。我與頌華說，請他負通信事務指導的責任，我當竭力幫助，——成敗不問，盡力而已。我個人呢，定了一勉力為有系統的理論事實雙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產主義、俄共產黨、俄羅斯文化。車已離哈，從此漸入佳境，也就漸漸感覺責任的斤量。

閑着無聊，望着車窗一片雪色，往往幾十里內絕無人煙，令人感慨。西比利亞直貫滿洲的鐵道，歐亞大陸的血脈，幾十年才墾出這點荒地。地力的開發，還存着莫大的富源，何以中國自己鬧人滿之患，却等別人來經營呢。盲目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消費分配，一件都不能有計畫的。滿

哈道上沿站多少都有存積的糧食，原來自從西比利亞和中國的商務關係斷絕，交易就停滯。世界經濟整個的身體裏，血脈忽然不流通，自然就成臃腫的病狀。沿站一堆一堆禾麥，蓋着積雪，愁慘慘對着淒涼的天色，好一似病人四肢困頓——南邊遏於「南滿鐵道的手銬」，北邊鎖着「謝美諾夫的脚鐐」——血氣壅滯，顏色死灰，奄奄就斃了。車行飛掠，聽着狂吼的北風，震顫冰天雪窖的巖壁，『紅色恐怖』和東方太陽國的財神——資本主義——起劇烈的搏戰，掀天動地呢。

十二月十三日晚到滿洲里站，那天正是中國邊防處派駐俄軍事代表張斯鏖中將回國，亦到滿洲里站。我們見張斯鏖，據他說，中俄外交本是極有希望的，可惜中國政府畏葸，沒有確定的計畫方針：『俄莫斯科政府，很願意放棄一切帝國時代所侵略的權利，和中國開始友誼的談判，恢復通商。……政府不給我以全權，我的事情也是辦得有頭無尾。俄政府招待外國代表向來是非常之優待的，——我亦在優待之列。不意『段督辦』一倒，中央政府特電倫敦，說我不是正式代表，勞農政府幾乎當我是間牒：……一切開始的交涉都成泡影……』中國僑民在俄國的確很困苦。可是，中國人對於法紀，『政府』的抵抗力，好一似生物學裏所謂『抗毒素』，是中國人天性中

的特質勞農政府在軍事時代採嚴厲的集權制，正在禁止投機商業(Spéculation)，中國奸商却還乘機作惡，竟有賣鴉片的；或者呢，簡直入共產黨，以便倚勢妄爲；窮極無聊的困獸，也有去當紅軍的——在南俄最多——施其殘忍殺掠。就是張斯麐的隨員中也有因爲投機商業而被捕入獄的。這都是張斯麐的隨員，其中有我俄文館的老同學，隨便談及的，也有以後在俄國華僑中聽見的。如此嚴厲的政制之下，中國人仍有取巧作弊的本領，眞是天賦。「社會力強制的非正道的抑遏天性的制裁，所得幾千年的遺毒，就成爲個性橫溢於邪道的本能呵。」

張斯麐中將同回國的，還有一位旅俄華工聯合總會會長劉紹周。他是在俄留學生最出色的一個人才。他曾經對我們說許多華僑的事情；還有關於共產主義的：歐俄經過三年大戰四年內亂，經濟狀況破壞得不了。那時却正是由軍事時代過渡於和平時代的關鍵。藍格爾已經敗退，東納(Don)煤區已入赤軍之手，從此波蘭戰事亦已停止，可以努力於經濟改造了。當時——據劉君說——已比一九一九年冬天，人民生活要好得多。國內三種人：一，兵及工人，國家所最注意的，二，農民，是當時俄國中最富有的，三，智識階級，也有很苦的，也有受優待的。至於一九一九年冬

天劉君還喫過兩個月馬食料呢。蘇維埃俄國現在學校不收費，兒童公育。可是國家窮困，經費不足，一時也不能普遍，成績不能十分好。……

自從到哈爾濱一個半月，先得共產黨的空氣；現在到了滿洲里能遇着劉君紹周得知勞農政府的事實上的經濟狀況。可惜於研究學問的過程中，不得不受實際社會生活的影響，耗我精力呵。

十

車到滿洲里又停下，張斯麐的專車已往南去，陳廣平的專車却欲進不進。張斯麐在莫斯科奉政府撤回命令時就報告勞農政府，另有總領事赴莫勞農政府只說一聲「中國既派代表來，俄國亦要派代表去」歡迎是一定歡迎的，可是中國總是由倫敦轉電，勞農政府不得正式通告；何從預備，又況遠東共和國呢，——他更不知情由了。所以在滿洲里還要等待赤塔政府回電，才能前進。再則呢，滿洲里方面初經戰事，張斯麐回國的車是戰後第一次自赤塔至滿洲里的車。我們的車，却是戰後第一次自滿洲里至赤塔的車，途中橋梁毀壞，還有危險呢。

在滿洲里停頓四天。天氣寒冷，紛紛的大雪，我們偶然上站閑步；買些東西，其貴不可思議，俄國理髮處，一人要一塊錢。站外荒荒落落，街道也是俄國式的。以前此地也算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幾經戰事凋敝不堪。我們曾到郵政局訪一俄文館的同學，他住的地方非常寒儉。一張木桌幾本

列國志而已。走進一家山東館子。『你老來呀請坐請坐！』喫一些極無味的菜，三人總共化了四塊錢。那堂倌絮絮叨叨說那地俄國人怎樣多，謝美諾夫的兵怎樣蠻橫，窮黨來了，又不知道怎麼樣？『現在到又忽然平靜了！』……我們那天喫完回車，因不認得路，雇一輛俄國馬車，走幾步路就到，却要五角大洋。

十二月十六日得到確實消息，方才前進，經中俄邊境，出滿洲，到俄屬的西比利亞了。那天晚上又是大風雪，沿途戰爭中所毀鐵道，都只暫時在冰上架了臨時鐵軌。因此車行非常之慢，車身簸盪，厲聲作響，好像替冤死於『白禍』的俄國勞動人民，哀訴於東亞初臨的貴客。黑夜裏望着窗外，烏洞洞暗沉沉，微微遠見慘白的雪影映着，約摸知道是一片荒原。偶然一陣厲風，括着火車煙筒裏的煙，飛舞起來，掠過窗外，突然閃過萬丈紅光，滾滾的往東去。……十七日早晨還祇到沃洛汶站（Olobiannaya Station），車又停住了。前面看得見一頂鐵橋已經齊腰折毀，橋下壓着破火車。——謝美諾夫的成績。我們的車祇能在河裏冰面上搭的鐵軌上走，慢慢的，慢慢的，挨着過去，只聽着『軋軋』『軋軋』的冰響，突然一震，砌然一響……『車要出軌了！』……車下冰碎了！』好容易

看着沒有事，走過了。離此不遠，又有一村，山色四圍；金頂的教堂，還努力放他『中世紀』的光彩呢。

十八日到赤塔，——遠東共和國的新都城。從此又須費許多手續，致電莫斯科得覆電，再轉北京政府，領事專車纔能前進。我們三人亦須向遠東外交部請簽護照。赤塔離中國很近，是中國『消極的殖民地』——和南邊的南洋羣島一樣的性質，所以中國人非常之多，中俄兩國勞動人民密接的文化關係，很有趣味。

赤塔車站前，就是一片空場。我們到後仍住在車上等消息，天天上去調查調查，天氣却非常之冷，每走到空場中間，——離車站不過五十步——大氅上就已滿身結霜。我有肺弱的病，每每覺着呼吸困難，温度也確已到列氏寒暑表零點下四十餘度。我們調查，首先注意赤塔的社會生活。

荒落落的赤塔車站盡頭，停着一輛火車，頂上五色的中國國旗，趁着寒風招颭，熹微的晨光，映着旗上的霜影，放出不自然的奇彩，要顯一顯他是新產生的西比利亞之小主人——遠東共

和國——之第一位來賓。四圍山色如屏幙，擁着全赤塔都城，居高臨下，合抱而來，直到車站。山頂蒼翠的松杉，隱在積雪之下，遙遙的含笑望着五色旗，時時放出清澈無比的『綠意』。車站上許多人忙忙碌碌的來往。身上穿的都是破敝不堪的重裘，滿身油膩。待車室的門一開，便放出許多熱汽。閑步走過待車室必定聞着「俄國鄉下人的臭味」出車站空場上，遠遠就看見東零西落的房屋，戰爭時燒毀的建築，殘石剩礎，淒然的哀訴資本主義的破產呢。脚下冰滑，——經冬滿天滿地都是冰雪，不到春末不消的。由此東去就近市場遠遠聽着嘈雜的人聲了。

歪斜不整，汚穢雜亂的街道，曲曲斜斜折入一個市集，屋角簷梢時時看得見五色的中國國旗。亂雜的人聲裏，只聽得「東腔西調」的中國式的俄國話。嚴冬的清早，滿市騰着「人霧」，街左一間小鋪面，低低的屋簷下貼着淡紅色的紙聯，上面寫着歪斜不整的中國招牌。原來是一家中國茶館，門窗開處冒出一陣陣的煙霧濁氣。油膩襤褸大羊皮袍的俄國「苦力」，滿嘴嚼着白沫，兩手抹着鬍鬚，時時從他家門走出走進。市場進口又有一中國理髮館。我進去剃了一個頭。和那理髮師談起來，他們亦是湖北人。他們說：『以前赤塔市面好得多呢。三番兩次的打仗，鬧得不成樣子。

我們要走也走不掉。窮黨來了，安靜了些。可是中國那班山東奉天的紅鬍子暗中搗亂。前天這裏晚上還聽得鎗聲，一個中國人被搶了幾十元錢。他……』我道，聽說窮黨政府要沒收商貨，中國人的怎麼樣？他們道，『知道他呢，說是祇說，每家商貨祇要登記起來。中國領事還要抗議「辦公事」哩。……俄國人自己不敢做生意，還託着中國人的名兒』又一個中國人，亦是來剃頭的，插嘴道，『那陳老三可不是這樣發財的麼！……』進了市場，——祇是一片曠場，橫七豎八的小攤子。中國小賣買很多。俄國人的貨物都是舊鞋舊襪。還有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背着一兩舊衣服兒賣的。我看見有蘋果順便問一聲，回道『二十毛錢』(俄國小銀元，值中幣一元。新政府還沒發新幣)我道是一斤，他說，二十毛錢一個呵！我就不敢買了。

赤塔上烏金斯克一帶，從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常常鬧亂子，有錢的人——資產階級——都已逃走了。軍事時代中，經濟上向例是起恐慌的，何況幾次三番的這樣亂呢。我們到時，正值亂事剛剛平靜，還沒恢復，黃昏時分靜悄悄的街上，祇偶然見一盞兩盞電燈，寒氣侵人，腳下儘是冰雪，颼颼的風聲，越顯得市面的蕭條。我們同到赤塔一戲院去看戲。這裏卻又是資產階級的遺產，

完全的文明化，不過規模小些罷了。休息室裏雪亮的電燈，門口站着守衛的紅兵。男男女女圍着室內散步瞽花，一樣有穿得很講究的。我隨便和同伴赤塔副領事葆毅——俄文館的同學——談起資產階級革命後所受影響。他道『也不過如此』——忽然他的思想一變，對我說道：『我勸你不要到莫斯科去……』却不回答我的問題。他同着的一個俄國女郎說道：『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麼？……』女郎披着紫狐披肩聳聳肩，慌慌張張的。……看完戲出來，那女郎又對我說，他家有一所房子，現在一大半充公了，自己祇留四五間住的，其餘儘讓新來官員住，還有工人，……弄得一塌糊塗。我笑一笑也沒回答。他又說：『這是赤塔布爾塞維克初來的光景，以後還不知怎樣。莫斯科更不必說了。』資產階級的心理，生來如此。

可是赤塔這個地方本不是工業區域，而是西比利亞農業國的市鎮而已。所以那地方土著的資產階級很少，大多數祇是『農業的』小資產階級，外來的如中國人等也是私人商業經濟，小賣買小手藝等等。我在哈爾濱認得一俄國人，他在我臨動身時給我一封介紹信，幷託我帶東西到赤塔親戚處去。我因此在這家人家見着西比利亞居民生活之一斑。

赤塔北郭已在山腰。松林寂寂，垂着銀幕，鋪着銀氈，山氣清新，絲毫城市文明的濁氣，都已洗濯淨淨。我找着這家人家，走進棚門，就是一大院落，院子裏拴着牛馬，旁邊放着牛奶桶。房屋都是純粹俄國式的『木屋』，又精緻又樸實。到了裏面，也有小小一間客廳，收拾得很乾淨。女主人看見我們是帶信給他的，殷勤招待，還懂得幾句法文，見我們俄國話說得不大熟，夾着俄法文問長問短。……『哈爾濱生活怎樣？我們親戚都好嗎？』我們也隨便和他談談，赤塔的生活等。他說『呵！赤塔麼？生活比哈爾濱還要貴呢。糖也沒有，茶也沒有，幾時你們中國才能運茶到我們這裏來呢。以前這裏茶也是很便宜的，麵是本地出產，不用說了。現在麪包貴得不成樣子。離中國這樣近，一斤茶都買不着，眞正奇怪！你們還不知道呢，赤塔市面上錢沒有。謝美諾夫在這裏的時候，發了許多紙幣，現在一個錢也不值，簡直就是廢紙。我這裏還有一百幾十萬盧布呢』說着就拿出一大包紙幣給我們看，還送我們幾張五百盧布一百盧布的。說着話，他的小孩子醒了，我們看他喂小孩子牛奶，——糖也沒有，祇用小匙子舀着一瓶預儲糖水給那孩子。小孩子都儘嚷着要喫糖呢。說着話已到傍晚，主人回來了，又說了許多感謝我們的話。請我們喫飯，那黑麵包却還可口，我和宗

武說『到莫斯科要是有這樣的麵包喫，也就不差了。』當晚他家又來了一位親戚，是伊爾庫次克派來購買食糧的。那客人不斷的罵布爾塞維克，他本來是智識階級。我們當晚回車因不認得路，同那客人一路同走，又順便問問他伊爾庫次克的情形。據他說，那地方情形比赤塔壞得百倍。『唉！什麼共產主義！布爾塞維克祇會殺人。還有什麼……』淡淡的月光拂着雲影，映着寒雪，照見他智識階級式的武斷的頭腦，——蓬鬆的頭髮鬍鬚，油膩的頸項下，拖着破爛的領結，擁着烏黑的皮領，還點頭擺腦咕嚕着：『他們自己喫好的穿好的，還說是共產黨……呢？』

赤塔新政府成立，多數黨得握政權而宣言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一方面固然是緩和外交的衝突，對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爲緩衝地，別一方面也是恰合於西比利亞實際的經濟生活——小資產階級的農業國。於是通商問題所首先接觸到的中國僑工會，却枉然費了一番驚惶：中國商人以爲多數黨一握政權，就要沒收他們的貨物，——那時恰巧又是赤塔政府行第一步整頓經濟的計畫，——令私人工商企業家呈報存貨數目。固然不差，中國俄國兩民族在赤塔有實

際生活上經濟關係，社會關係，『階級性』也相彷彿，都不是工業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即有也很少很少。然而國家經濟的總計畫，——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共產黨民主主義政府在相當範圍內所當採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不得不侵及小資產階級一部分的所謂『營業自由權』。我因這問題問及中國在赤塔的僑民問題，曾問過赤塔華僑聯合會會長，看他的回答，就可見在西伯利亞華僑的生活，又可見小資產階級，適應實際經濟生活要求的政治能力之限度了：

『赤塔有一華僑旅俄東部西比利亞總聯合會。在後貝加爾省共有分會十二處，僑商總共有七萬人，赤塔當地有四千多人。那時華僑的商務，屢經戰爭，已很凋敝；到滿洲里的交通斷絕已久，僑商所有貨物，都是舊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復，赤塔以及各地華人商鋪都得倒閉。至於中國僑商在此地的自己頗能維持秩序——據他這樣說。以前捷克斯拉夫，謝美諾夫，日本人一直到現在的多數黨政府，無論那一種當權的人來，都和華僑會聯絡，信任他們。華僑會向來能自己組織巡防隊之類的商團武裝起來抵禦紅鬍子。現在——就是我們在赤塔的時候——有些紅鬍子卻冒充信仰共產主義，共產黨有時竟相信他們，他們也就倚勢妄爲，處處和華僑會

爲難。然而無論如何，華僑會必定竭力維持「國人」的利益。我們華僑會費盡心血，却還要聽許多閑話，也眞難說了。』……——這却是的確的，我就聽見許多窮苦的華僑，貨物被赤塔政府依官價徵收去了，官價一時發不出來，華僑會，赤塔中國領事又不肯認眞幫他們辦交涉，因此怨罵華僑會和領事。——華僑會本身的組織本是代表『有』的階級之利益的，『有』得愈多，愈能被選爲會上的職員，——這是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的功能，也無足怪。所以當此赤塔政府下令調查呈報商貨的時候，華僑會又和領事館連合竭謀抗議，保護「他」——階級的利益。華僑在赤塔很有經濟上的勢力，和當地的俄國人民利益相容，很傾向於共同對於新政府表示他的政治上外交上的能效呵。

十一

到赤塔後，又是遲滯不進。領事往北京，莫斯科兩方面所發電報，等來等去不得覆音。時時聽歐俄危苦的傳言。車子一時沒有前進的希望。於是我們三人中又發生改變計畫的問題。在哈爾濱時亦因遲遲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產主義，開春再定計畫。到此聽說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寄住 (Penssion)，於是又發生這一計畫。想在赤塔住下，研究遠東共和國的政體及共產主義，俄文俄語也可以有練習的機會，這是我和宗武兩人的辦法。至於頌華呢，他不習俄文，就想回國。此行沿途都有阻滯，也眞焦悶。幸而後來機會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間，除爲社會生活調查之外，也曾訪問遠東政府的要人談話。最初我們在遠東電信通信社遇見一波蘭兵官，他稍懂得幾句英文。彼此談起來也很有趣。有一天我們在遠東電信通信社談着，和通信社裏幾位記者說起中東路，他們說，我們最好見一見交通總長。波蘭人欣

欣然的說道『我介紹你們去……』。

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Chatoff）的辦公室，空堂堂的一間屋子，疏疏朗朗排着幾張椅子。波蘭人不脫帽子大氅，拖着泥腿的爛靴，一闖一闖的就進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煙，說聲：Mogeno？（可以麼？）就抽起來了。我和頌華兩人就和沙都夫談話。沙氏能說英國話，盛氣凌人的說『請發問罷』！我們伸述來意并說關於中東路問題，哈爾濱工黨聯合會會長也屢次和我們談及，我們表同情於革命的俄國勞動人民，總算還能代表他們正當的利益，在中國輿論界上說幾句話，此來經過赤塔，——還要到莫斯科去呢，——願意知道知道遠東新政府對於中國中東路的政策。他聽說着『總長的』氣燄漸漸低下去，才和和氣氣的和頌華說：中東路，赤塔政府決定主張以條約的形式歸還中國，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須協力抵抗日本的帝國主義，中東路一旦落於日人之手，大非遠東各小弱國之福……。我們辭別出來。第二天又由波蘭人介紹見食糧部總長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誠意，和我們解釋新政府在食糧上的社會政策；俄國認中國為全世界最親密的友邦，願意和中國為同盟國，——遠東共和國

尤甚，——竭誠希望和中國通商，不過俄國因爲久受封鎖貨物甚少容易發生投機商業，所以不得不以食糧等營業置於國家監督之下。凡有商人都必須呈報存貨的數量，並受政府監督賣價，中國商人如能遵守這兩條件，儘可自由營業。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祇要他拋棄侵略政策。商業之必須受政府監督，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遠東國體本是民主共和國。不過投機商人私藏貨物，市面上缺乏的時候，再高價出售，貧苦的勞動人民，就要受餓……。葛氏一面和我們談話，一面辦公事，忙碌得不堪。我們同着波蘭人出來。波蘭揚揚得意說道，『你看我們這裏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見總長就見總長」，可不是麼！……』

當時遠東共和國新成立，國民議憲大會方在召集，暫時祇算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克臘斯諾史赤夸夫（Krasnoshtchekoff）兼國務總理。我們到赤塔已兩次求見，他正有病，不能會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員傳信給我們，說總理請見。當天晚上，我們到他家裏，——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燈光，映着絲羅的帷幕，穿過客廳，轉入臥室，迎面來一晚裝輕盈的少婦，——克氏的夫人，說着很純熟的英語，和我們說，克氏有病，請勿過於多談，恐怕他勞神。我們進

臥室之後，見克氏躺在臥榻，很魁梧的體幹，剛直的面貌，不像俄國人，却大有美國人的風度。我們問他的問題，早已交給他秘書。他雖覺精神不大十分振作，却一一回答我們的問題。絲毫不苟；——最主要的意思是「遠東政府，雖有共產黨在內，然依本國經濟組織，決採共和民主政體，不日召集國會——『國民立法大會』，——着手於新國家之建設事業。遠東對蘇維埃俄國的關係，是一協約的同盟國，一切自主，唯外交得與莫斯科政府協商。對於中國，竭誠希望締結密切的友誼的條約」……其餘無關緊要，已有頌華的通信，此地再多談，也無意味。克氏談吐非常之誠懇，說到意思重要的地方，雖言語喘急，還儘以英俄文重覆再四解釋。時候已是九十點鐘，我們道謝告辭出來。秘書對我們說，他們的國民立法大會是採普選制的，凡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財產的多寡都有選舉權，這次選舉，共產黨很有把握。……

『社會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於「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結論：如其僅僅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關節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詞愛」的社會調查家，那麼，就是重要人物的談話，參觀訪問也就足夠足夠了，——況且這是『新聞記者』的責任；假使除此之外，還想為實質社會

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類文化意義之切實隱掩的深處，以至於人生的價值，個人與社會間的精神物質兩方面的結構，那就不如以一無資格的「人」，浸入於所要考察的社會裏，一方面又得於考察時，提出自己的觀點，置之於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觀地位上，然後所得才能滿足自己的希望，——寧可比較的不完全些，不廣泛些。』——所以我決定從此多留意於我自己冥求人生問題答案的目的，至於『新聞記者』的責任，祇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內略略盡一些罷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後，一恍又是十多天，雖則我們一方面為社會生活的調查，一方面做新聞記者「官樣的」事務，足以安慰我的『失業苦』，然而我們同領事同行，同住在一車上。談及中俄外交，所聆諸位領事們的清教，又是「純粹的中國式答案」：一面說得太抽象的，無着落的結論——「貪」「廉」，「愛國」「賣國」，這公使是「好人」「壞人」；一面又說得太具體的，無原則的事實——「俄國人不請喫飯，看不起他」，「俄國不信他的話，什麼什麼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國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時期，處什麼地位，取什麼態度。（譬如說：克倫斯基政府時，中

國公使是中立，還是承認？）亦不能回答我，中國外交方面對俄革命有什麼具體的意見，留俄華僑當如何處置。（譬如說：陳領事去莫，將行使何種職務，負何等外交上的責任？）亦許他們掩藏，而實在他們自己也不懂。同時，日常一處起居，無謂的應酬話：「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輸多少多少……」等，——這是我所謂中國式的實際社會生活，——因為彼此漸漸親狎，也就得費許多寶貴的光陰去聽他。可是就中却知道了中國外交界幾件逸事——笑話！

陳廣平領事在哈爾濱時，預先付印留俄華僑的護照。那一天護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來，陳某趕緊，慌慌張張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來，鎖好，又打開，打開又鎖上。到了晚上，陳某又把箱子打開，翻看護照，忽然拿着一張，一掀一掀的給劉守清看，說道：『到了莫斯科，這就是鈔票呵！……』護照費的意義原來如此。我現在想像，他說這話時的笑容，還儼然如在目前呢。

那時的赤塔管尙平領事，以前在伊爾庫次克領館裏，因為和館員分護照費不均勻，◉相打◉起來，因此撤差。現在在赤塔和商會（華僑會）倒還合得攏。反正赤塔亦沒有別國領事，儘

他一人，和遠東攪罷。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和我談話，灰白色的頭髮，皮笑肉不笑的臉，打着無錫調的官話，和我這常州人談話呢：『赤塔這樣亂，幸而好，僑商一毫沒受損失：．．幸而好，……哈哈哈』唉官僚官僚！！

這種絕對兩個世界的人，——無經驗的青年和陳死人的官僚，——相處在一起，日日談些面是心非的話，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却還可以藉此一窺中國舊生活的內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風凜烈；西比利亞的色彩已鮮明了；「民主共和的」中國的代表，亦決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俄國的大門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開始了。赤塔車站上鮮明的中國國旗，時時映照「民主共產」的遠東之窮苦國民的顏色，他們寒顫顫擁着泥爛敝裘，挽着筐子籃子，對着「銀燭」高燒的中國專車，聞着「朱門」的酒肉臭呢。「中國人過年了」在這時却還要些點綴，赤塔領事館和莫斯科領事巡例道賀。這還不算『中國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類——非得請出來「以光佳節」不可！於是我更落於精神的監獄裏：一面不得不應酬應酬他們，一面心上掛念着種種須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產黨委員會送我們許多書籍雜誌，我在他們賭博的餘暇中，勉強翻閱翻閱。所得如俄羅斯共產主義黨綱，如第三國際之雜誌『共產國際』，社會主義史等，披閱一過，才稍稍知道俄共產黨的理論。新年過了，一月四日，啓程的諸事停妥，又開車西進。一切停滯的計畫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進行罷。哈爾濱得空氣，滿洲里得事實，赤塔得理論，再往前去，感受其實際生活。

十二

陰沉的天色，幾萬里西比利亞的廣原，蒙着沉寂冷酷的雪影，寒意浸浸，天柱地軸都將凍絕。『冷酷』『嚴肅』的天然隱隱限止生活之迫促，雖令人失冥幻想像的烏託邦樂及優游餘暇的清福，却能消滅「抽象名詞愛」的妄想的所謂智識勞動的奢侈毒。宇宙的本質結晶於假設的現實世界，——生活的意義祇有兩端：在此現實世界內的世間生活，與超此現實世界上的出世間生活。如其無能力超脫一切，就祇能限制於「現實」之內，第六識（意識）的理解所不能及之境界，却爲最淺薄最普通的「現實感覺」所了然不誤的。顯現生活的情感（空氣 Atmosphère）雖不與人以切實的了解，却也不生意識上的錯覺。傳達思想的文辭（理論）表示情況的名物（事實）（理論如言俄國土地之社會化（Socialisation），如言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實行。事實如言俄國全國食糧祇有若干鋪德，如言「餓荒」「寒凍」「工業不發達」）却都只能與人以籠統抽象的概念，

不見現實生活是絕對不能明白了解的，而且常常淆亂人的思斷。人類表示思想，傳達事物的言語文字本來只能在某一限度內抽出一相對合於「現實」的概念，因此思想的本身也受這「情性化」的影響，祇憑主觀概念中的理解去思索論斷現實生活——於是往往使現實生活墮於抽象的惡化。『當使現實了然顯現，以立眞理之世間的一方面，必須令理論的文辭，事實的名物服從於現實生活；而現實生活，因得自此映現的情感之助，而能駕馭得住文辭中的理論及事實之抽象性。』身離赤塔，不日入『赤國』，我實行責任之期已近，自然當立此原則。從此於理論之研究，事實之探訪外，當切實領略社會心理反映的空氣；感受社會組織現顯的現實生活；應我心理之內的要求，更將於後二者多求出世間的營養。我的責任是在於：研究共產主義——此社會組織在人類文化上的價值，研究俄羅斯文化——人類文化之一部分，自舊文化進於新文化的出發點。寒風獵獵，萬里積雪，臭肉乾糠，豬狗飼料，飢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價。現在已到門庭，請舉步入室登堂罷。

寒氣浸浸的車艙裏，擁着厚被，躺在車椅上，閉眼靜聽，淜湃的輪機聲，怒號的風雪聲，好一似

千軍萬馬奔騰猛進，顯現宇宙活力的壯勇，心靈中起無限的想像，無限的震盪；——東方古文化國的稚兒，進西歐新舊文化，希臘希伯來文化，劇鬪劇鬪到短兵相接軍機迫切的戰場裏去了：炸爆洪聲，震天動地，槍林彈雨，硫煙迷悶的新環境，立刻便震驚了「東方稚兒」安恬靜寂的「僞夢」。——新文化的參謀處，一面要定攻擊西歐舊文化之戰略，一面要行撲滅東歐半封建文化遺毒的抗拒戰鬪力之計畫。正是軍書旁午千鈞一髮的時機，何況戰略的玄妙在於敵人反抗力之利用，新建築的構成在於安頓基礎之苦功，論看他所負責任的重大——全人類新文化的建設，他所爲工作的艱苦——數十重「文化落後障礙物」的排除！無怪搏戰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戰爭過程，活現得如此之劇烈。「東方稚兒」！你只待春夢初醒，冷眼相覷，那戰線漸漸展開，礮彈遠度之所及，不由得你不捲入旋渦呵！

四月離赤塔，當晚到上烏金斯克（Werhne Udinsk）。睡夢之中，聽見上烏金斯克華僑商會會員上車來見總領事，訴說那地方紅鬍子假着俄國多數黨反對商會，派兵搜查，誣衊商會長，剝去上下衣勒索，要求總領事辦理。他們絮絮叨叨咕嚕着，那實實在在中國北方人的笨聲音訴

說個不了。——這件事後來不知道怎樣結果。五日深夜到色楞河邊，遠東及蘇維埃俄交界的地方。到此一帶眞是黑暗陰幽的所在。現在在政治地理上是民主的遠東國與蘇維埃的俄國交界之地，文化上是東西雜色的俄國積極殖民地，文化與北方中原的中國消極殖民地文化融會之處。經連年戰亂，聊聊不定，奄奄一息正如久病之後，勉強得一點生機，元氣虧耗，病根還沒有全去，未來的命運恰在當地勞動人民之手呵。『查票了！護照，護照』一夢驚醒，黯黯的燭影，寂寂的風聲，車已停住，聽着窗外輕輕的一陣一陣雪花簌簌的飛轉。人聲嘈雜，車上的人都檢護照；我出來把護照驗過，深夜寒甚，又復睡下。聽着隔艙人聲，似乎查票的沒有走。朦朧睡夢中，祇偶然聽到斷斷續續的談話：『這是什麼？有 Cograc！（白蘭地）——聽着一人答道：『有便怎麼樣！這是外交人員的特權……你想……我不……』這確像是中國人說俄國話的聲音。接着極粗笨的俄國人聲音，聲浪很重可是語音模糊：『……你們中國……沒有；沒有我怎麼沒見上面來電……本來不能放……』——『怎麼樣？』寂然半晌，語聲不可辨。忽聽又一個俄人的聲音：『我們打電到伊爾庫次克……走罷！……那邊自有辦法。………』天色漸漸明亮，車又開了。

六日清早醒來，已到美索瓦站（Mezovaya）。極望一片雪色，浩無邊際，道旁疏疏落落幾株槎枒的古樹帶着雪影，絕好一幅王石谷的江干七樹圖。車進站後停下，就有三個中國人上來求見總領事，說他們許多苦狀。美索瓦是蘇維埃俄東方邊境第一站，到此當換車頭，原有車頭要退回遠東，所以車停足有四五點鐘。因此那三個中國人要求總領事接見當地全體僑工。總領事極力安慰，說『不好太費事』。我們順便和那三人談談。美索瓦有中國僑工二百多人，大概都是做苦工的。他們說着，顏色淒然：『……不能回去，有什麼法想呢！……一個月我們現在得了三十斤黑麵包，祇够半個月喫。大家都得做活，不做活的呢，更壞「登」上大獄。要到別處去也很難……』

車停在站南頭等着開發。我們在車裏喫飯，旁邊走過去好幾輛運兵的車，一個一個，穿着襤褸不堪的兵衣，頂着油膩汚穢的皮帽，都伸長着頸項看中國專車裏的白米飯，牛肉，白菜呢。過了一會，一輛車停住在我們車窗前面，就有幾個兵向我們車窗裏做手勢要香煙喫，我們給了他們幾支，千謝萬謝着去了。

我們的車原是因為誤了趟，遠東交通總長沙都夫特派一單車頭送過來的。車手得到了美

索瓦站站長另派車頭引車西去的消息，他就上車來道別，回赤塔去，要幾支煙。他說『可怕可怕……生活眞難呵！我一個月薪水七百元蘇維埃盧布，買一盒洋火倒要二百元。……』

『赤色』的火車頭來帶着我們的車進蘇維埃的新俄了。七日一清早，朦朧睡夢初醒，猛看見窗外一色蒼白，天地凍絕，已到貝加爾湖邊。蜿蜒轉折的長車沿着湖邊經四十多個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飛似掠的震顫西比利亞原人生活中之靜止宇宙，顯一顯『文明』的威權。遠望對岸依稀淒迷，不辨是山是雲，只見寒浸浸的雲氣一片淒清顏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動，冷然無盡。近湖邊的冰浪，好似巉巖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幾時的怒風，引着『自由』的波濤勃然興起，倏然一陣嚴肅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凍住，興風作浪的惡技已窮，——却還保持他殘很剛愎倔彊的醜態。離湖邊稍遠，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氈，澈映天地，這已是平鋪推展的浪紋，隨着自然的波動，正要遂他的『遠志』，求最後的安頓，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縛他的開展，強結成這靜止的美意，偶然爲他人放燦爛突現的光彩。淒清的寒水，映漾着墨雲細雪，時時起無聊畏縮的波動，還混着僵硬瑣碎的冰花，他陣陣的縐痕，現於冷酷淒涼的顏面，對着四圍僵死凍絕的鄉親，努力表示

那偉大廣博的『大』湖，所僅存的一點生意：「呵不仁的『寒』神震怒，蕩漾狂瀾幾乎全成僵絕的死鬼，所剩我這『中心』一毫活潑的動機在此靜候春風；和煦的暖意，不知甚時纔肯惠臨？……」

十三

七日下午三時車到伊爾庫次克（Irkutsk），站長命令教把中國專車摘下來，停在車站盡頭。隨卽上來了幾個人口稱得到邊境來電，中國專車帶有祕密文件，須得扣留檢驗，擾擾半天，查不出什麼東西來，劉守清又駡了他們一頓，纔算掩旗息鼓的下去了。那副領事劉守清氣狠狠坐下說道：『他們現在那裏來這許多猶太人，眞歪纏得很，這還不是那天要白蘭地沒要着的小子弄的鬼麼？今天一鬧又鬧晚了。明天非得去找當地的外交當局不可……』我聽了纔想起那天晚上聽見的談話，原來有這樣一段故事在內呢。車離車站足有四分之一里遠，我只聽得他們來來往往的上車站打電話。到晚上十二句鐘才聽說，電話打通了，那邊認錯，答應好好接待，一有通車，就可以掛車前進，只待明天當面再談一談罷了。……大家的疑慮才煙消雲散。

冷清清漫天的雪色，鎭着死神似的沉寂，清早的嚴寒，掩沒了熹微的晨光，雲影滯凝，死也不願開展，反令人覺着死沉沉的暮氣。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時時戰顫，忍着百般痛心切骨的苦

惱，靜待遙遠未來的春意呢；偶然殘酷的北風拂拭簌簌的雪響，好一似力盡聲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車站外長河已經冰凍着一半，架着木板的碼頭，滿蓋着冰雪。從此橋渡河進伊爾庫次克城，——走盡橋端，上『蘇維埃渡船』一隻小小的火輪，也已徵收公用，不費渡錢，可是不但橋上冰滑，再三再四幾乎滑下冰裏，就是船上也是污泥痰穢，煙氣迷悶。站出船頭，寧任寒戰風侵，也比悶悶的站在艙裏好些。回看陰陰淒涼的天色，近車站高崗上的樹影，還遠遠的含笑點頭致意呢。我同劉守清渡河，經此二十分鐘就到『彼岸』。劉君想找西比利亞外交委員，我也得去驗一驗我們來俄的種種文件，——得知道知道他們招待的態度。上岸之後，只見荒涼的街市，一片寒影，足跡都非常之少，可憐的店鋪掩着雙扉，從外面看去，好像都是沒人住的。沿着道旁慢慢的走，偶然遇着行人，問一問街道，大概都不能清楚回答，走得精疲力盡，想找一輛馬車，也找不着。轉過三四個灣，遠遠一條長街只看見三四個人，蹀躞着，縮頭縮頸歪斜着走；卻有一輛冰橇停在路旁，我們趕緊去問一問，要的價錢貴得可怕，不能坐，又往前走。好容易問着一人同到外交委員家裏。我們一進院子，看見一女郎穿得很整齊華麗（那一天是希臘教耶穌降生節）自己捧

着木柴拿斧子在那裏劈呢，院子東角上兩間小屋前站着兩個人，遠遠的看不清楚。忽然聽着中國話的聲音，抬頭一看，那兩人已竟走近，原來是中國人。我們正在談話，聽得那女郎高聲叫道『華西里（中國人的俄國名字）。唉！幫一幫我，Radi Bogu！（意爲「看上帝面上」——俄國俗語』那一中國人就去幫他劈柴，還剩一個，拼命的拖我們到他屋子裏去，他媳婦也是俄國人，出來見我們，彼此問長問短。他們同外交委員住一院子裏，外交委員住『上房』他們住『下房』。那天外交委員不在家，祇得留話便走出來，同着那中國人，找到留伊的副領事薛君處。

現在已經進了餓鄉了。餓鄉的滋味却還沒嘗着。可是，在伊爾庫次克，赤軍剛剛占領不到半年，兵燹之後，餘燼還沒全熄，一切建設都還在草草初創，或者一宅都沒動手呢。那地經濟狀況，在那時爲全國最窘急的地方。我們在薛君處第一次喫着『蘇維埃的黑麵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國沒有一人嘗過的，也沒有一人能想像的。可是那天席間還有些雞魚。據他們說，布爾塞維克來了之後，商業一概禁止，這是鄉下有熟人偷買上來的。我們因問起工人職員（官吏）的生活，據說口糧分好幾等：從每月十五斤（俄一斤抵中國一斤之四分之三）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麵包。新

水最多的不過八千盧布，依那時盧布的行市只抵到中國的八角錢。喫完了飯之後，覺着身體輕鬆了好些，冷風裏跑了三四個鐘頭，得在軟椅上躺着，又飽又暖，聽着桌上「自暖壺」細細的私語，隨意談話，聽來都有新奇的奇聞，這也是饑寒之國的一瞬間的樂趣。薛君所住的房屋，還有一工程師及一中國醫生；電燈房費都很便宜，房子是後來簡直完全免費了。他們介紹我見那工程師，走進屋子，只見煙沈沈沈的依稀映着一老瘦的人面。旁邊還坐着他幾個親戚——女人，工程師恭恭謹謹的請我們坐，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進赤色的蘇維埃俄國的城市——餓鄉，怎不能知他們主張『餓』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人生觀，因問工程師是不是共產黨。工程師放下煙斗，破殼的喉嚨裏發出嘲笑的聲音而又帶着愁慘的聲調，說道：『我共產黨唉……！？』旁邊有人插嘴，指着一女郎道『他是共產黨。』我就回身問他共產黨的黨綱；幷看他臉上塗脂抹粉的，很可笑的形容。那女郎楞着只是笑，勉強說着一兩個字，又頓着不說，似乎害羞不好意思。……工程師搶着說「黨綱好極了！好極了！可惜夢想，幻想；槍監獄，監獄……」老工程師在鐵道局辦事，屢次怠工，唾罵布爾塞維克，下獄三四次，依舊如此，勞農政府沒有技師，也只能聽他。他又說『鄉下人的

雞魚鴨肉一概都行集權制，怎麼辦得了，又不准做商意。辦事的人才有飯喫，不辦事的，——也許他不高興，——可不行了。好，能看着能！究竟怎樣？……』可惜他所說都是零星片斷不能給我一明晰的觀念。那天談着不覺得，已經是晚上八九句鐘了，辭了主人就回車上。

九日上午八時，一切都已接洽妥帖，開車。在伊不過兩日，祇得一閃爍的印象，一切還留在我幻想中。社會的實際生活賣書買麵，極普通極平常，不如理論的深奧萬倍，粗看雖只見「黑麵包」一極具體的事實；而意味深長，要了解他須費無限的心靈之努力。——反不如社會主義深奧理論的書籍容易呵。凍徹的輪機聲隨着我的幻想顫動，從此又西去了，漸漸的入歐俄了。

十一日過烏客（Uk），砦木沙爾（Zamzor），十二日晚過克臘斯諾雅爾斯克（Krasnoyarsk），十四晚過新尼各拉葉斯克（Novonikolaevsk）——正是俄曆新年，在車裏亦沒能看一看俄國舊俗，十五日過友臘賓斯克（Barabinsk），十六到沃木斯克（Omsk）。沿路車行甚慢只有漫漫的雪色，陣陣的風聲。到沃木斯克又要辦交涉，因此再停頓。

車站上行人很多。我們上站走了一走，離站不遠一荒場上聚着許多人，似乎是市場，我買一

盒俄國煙價值到要一千七百五十盧布。市場上的俄國人都穿得襤褸不堪，看見中國人來都圍着兜賣。遇見一中國工人，談起來，說是：一九二〇年春天那地方還可以做小賣買，後來全充公了，強逼做工，一天一斤半黑麵包，現在商業禁止，這市場上的小賣買還可以做，可是從前每每因為工人缺乏，全市場都趕進工廠做工，這兩天纔稍為鬆些。中國人有二千多，新尼各拉葉斯克有四五百，做工還好，不做工的很苦，也只得偷做些生意。華工會發的護照勉強可以保護工人，可是非錢不行。我聽着有無限的感觸；極目荒涼，黯黯的夕陽，投着散亂的人影，寒氣浸浸，回頭一看已經滿身都是霜了。

在伊爾庫次克時外交委員答應打電到沃木斯克可以領些食物，到此交涉好久才出官價二千多盧布買了麵包牛肉雞子等。可是當天（十六日）晚上車停在車站盡頭，我們貨車上的鎖，被人扭斷，偷去麵十鋪德，陳廣平咆哮大怒，噪了半天，也就無法可想了。

十天以來我的生活一發無味枯燥。西比利亞快過完了，生活上的感想，只覺得全宇宙蓋滿了陰沉沉的肅氣。我主觀的人格抑鬱到極處，應當豁然醒悟：請看恬靜可愛的『俄國鄉下人』百

年來奮鬪爭取自由……到現在不容他口口聲聲否認，不得不承認外圍的社會力。夢想！幻想！離社會求個性，個性在什麼地方呢！

社會是整個的具體的，假使了解他，或者還嫌「社會」一字，抽象的名詞爲多事呢。西比利亞中世紀的社會，半封建的經濟組織，離共產主義有多遠！俄國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力竟漸漸的侵犯蠶食他。我只見實際生活：俄皇政治，歐洲大戰，國內戰爭，在宇宙的大海內掀起巨波，震盪西比利亞的小舟。社會革命，俄國的社會革命，不是社會思想的狂瀾，而是社會心理，——實際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經濟生活，——實際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樓。來俄之前，往往想俄羅斯現在是「共產主義的實驗室」，彷彿是他們「布爾塞維克的化學家」依着「社會主義理論的公式」，用「俄羅斯民族的原素」在「蘇維埃的玻璃管裏」，顛之倒之試驗兩下，就卽刻可以顯出「社會主義的化合物」。西比利亞旅行的教訓，纔使人知道大謬不然。

「祇有實際生活中可以學習，祇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祇有實際生活能產出社會思想，—

——社會思想不過是副產物．是極粗的現象。』西比利亞的人民在嚴厲的教師之下，自然的學習呵。

主觀的我在客觀的物之中，何容你囈語連篇的求解放呢。

十四

十天以來，伊爾庫斯克暮靄沉沉中的晚鐘，沃木斯克追贓查賊時罵囂，沿途襤褸瑟縮的人影，車行風掠雪礫的膈聲，中古神教威權的想像，現代國際公法的癡念，遼東泰西西比利亞人文的混合，帝國主義狂暴之下的呻吟，人類文化熱病之中的喘息，——一切一切融和會雜複映而成我的心靈之印象，親親熱熱抱着這一印象來到「現代的文明的」歐洲之遙遠荒僻，「現代性」(Contemporanéité) 色彩還很淡很淡的邊境，——十八日離沃木斯克二十日到都明站 (Tiumen)，歐亞的交界。當晚到嘉德琳堡 (Cathérinburg)，那地礦產非常之豐富，寬洪大量的「天然」，含笑看着人類因「家事」擾攘，蝸角牛鬭，還竟沒閒暇去聘請他（「天然」）以奏天下太平的懽樂呢。依稀恍惚的幻想伴着震盪飛掠的旅夢，掩沒在寒衾裏，二十一日清早醒來已在烏拉嶺 (Ural) 上郭同站 (Kordon)。白雪四山掩抑那豐富的「天然」，不見無產階級實業家的輪椎，却只見詩人呼嘯清新的美意。

長林迴密，隨着高低轉折的峯巒，蜿蜒漫衍，努力顯現偉大雄厚的氣概；閃鑠晶光的雪影映射着寒厲勇猛的初日，黯雲掩抑依徊時，却又不時微微的露出淒黯的神態；松杉的蒼翠披着銀鎧晶甲的聖衣，固然明明軒昂有驕色，表示他克己能耐忍受強暴的涵量，倏然忽起狂吼的怒風，號召四山的響應，萬樹枝頭都起暴動，簌簌的雪花不由的紛紛墮落，雖則越顯得寒厲的「冬之殘酷」，然而散見零星的翠色，好一似美人的眉飛目舞，已確然見溫情密意的「春之和暢」之先聲。一幹一枝擁着寒雪，只覺得冷淒淒的外圍掩抑他的個性，渴望和潤的幻想雖充滿了他的內力，究不敵漫天蓋地宇宙的偉力。等到萬樹長林，震盪巨波泛濫的風暴，纔能羣起蜂湧，搖展飛動。其時雖得不着內力充分的發展，——本是盲然蠢動，何嘗立刻得飲春風中的甘露，却也如巨潮澎湃，囂然不可復當，暗示天意的回轉。何况他們占東半球大陸的領袖地位，據高臨下，安鎮烏拉嶺崇峻的峯頭，爲大地之脊，上接飛舞的長雲，下臨寒澌的小流，暗示全世紀以宇宙偉大的動力呢。

長蛇蜿蜒的火車在烏拉嶺上緩緩的遊行，山色清新時時投入車窗，成飛掠轉折翠白相間

的畫影。順山麓西下的時候經一小站。在山間密林的中間，當窗突然顯現可愛的俄國鄉村。瑣居複湊的木屋，蓋着一片白雪，中間矗立希臘教堂的塔影，銅頂的光彩閃鑠不定和四圍萬樹的雪枝相語，只有午鐘初動，傳響山壑時，突然打斷他們密密相訴的情話。車窗外有一老人，握着鐵軌中的死雪，模糊的鬚影裏露着忠誠樸實的面貌，披着破舊油膩皮襖，把着鐵鏟，勤勤懇懇的一鏟一鏟拋那雪塊。笑嬉嬉手攙手飛跑來了兩個小孩，約摸七八歲。老人似乎和他們說着幾句話，一個小孩就拿起雪鏟幫着鏟雪，那一個兩手捧着雪塊搬運；大約有十幾分鐘，鏟雪的放下鏟子，從破口袋裏掐出來一塊黑麵包，捧雪的忙忙的拋下雪塊趕來要着半塊麵包；兩個小孩相對着喫，笑嬉嬉的似乎談什麼事情；忽然捧雪的檢起一塊雪擲去，擲在那鏟雪的肩上，兩個又扭在一塊，相打起來；一個翻倒在地，一個往前就逃，翻倒的站起來就追；那時老人舉起鏟子，只看見他蓬鬆鬍鬚的嘴唇亂動，似乎說着一大篇話似的，小孩子却頭也不回。我正看得出神，忽然『嘟』的一聲汽笛，車已動了，那老人和小孩都漸漸不能看見了，只留着那老人體力工作時和藹沉靜怡然自樂的笑容和小孩子活潑天真的神態，還在我心裏留一印象。

二十二日晚下烏拉嶺西麓。經小站，有一俄國村婦攜着一筐雞子要換食鹽——我們帶的鹽却很少——只得出三萬蘇維埃盧布買了他一百枚。問他為什麼不願意要錢，他說：「這樣的布爾塞維克的錢」有什麼用處，反正什麼也買不着，只有外國人帶點子"Product"來就換些用用。鹽呢，糖呢，布呢，少得很呵。那……那花花綠綠的紙票，幹什麼！我們自己也是拿東西換東西「上面」還不準呢。從此往西，每站都稍須有些東西買，只算是偷做的生意。伊爾庫次克到烏拉嶺，沿路火車站上是絕對沒有小賣買。到此才見物物交換的原人經濟。此後共產黨改變經濟政策，三年來喘息方定，纔着手於經濟改造，經濟組織因工商業的恢復，或者漸漸的進步到現代的文明，建築起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這已是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間的話。)那時呢，還祇見一般可憐的「偷做生意者」呵。二十三日晨，經維阿德嘉(Viatka)，二十四日到復洛葛達(Vologda)。愈往西愈近俄國的工業區，已出中世紀而進現代，所以西來漸漸覺着有生意。車站上往來的行人也穿着得比較好些，整齊些，不像東西比利亞的窮窘形狀了。簡單的物質文明的進步觀念，原來在人類文化上有很大的意義的。「克己復禮」愛人如己的廢除私有制，唯心的社會主義，

究竟只僥倖他身家好，受祖父幾世的教育文化，鑄成這樣社會主義家的慈善心腸，那知就這點教育文化也是唯物的經濟組織中剝削勞動而得來的呢。祇有這一帶新俄羅斯居民，因經濟組織的落後，雖政權入了共產黨之手，何嘗就能全無私有觀念的人呢。不僅如此。這一區（歐俄東部）入蘇維埃版圖，還在十月革命一年及一年半之後。風起潮湧的自由戰激厲他們趨逐地主，打破封建遺毒的偶像。等到農民得勝，初賴共產黨的指揮操縱，分到了土地，小資產階級心理發現屢次爲白黨利用擾攘多時。實際生活的教訓和社會心理的內力如此之顯著呵。唯心的「社會主義試驗家」也只好乾笑罷了。

復洛葛達離彼得城六百餘俄里（一俄里抵中國二里）是北線（Sièvernï'y ligne）的腰站，從此折往南四百七十俄里就到莫斯科。

車輪雷輾，鼓動熱烈的聲浪，血氣奮張，含着不定的希望，舞手蹈足似的前往，經俄國大河復爾嘉（Volga）的上流，鐵橋兩面望去已經隱約看得見兩兩三三的工廠的烟筒。二十五日早起，忙着整理什物，四十多天的火車生活快完了。天色清明，嚴肅的寒風，裹着擁錦的白雲越發謹飭，

宇宙含笑融容都和煦我的心靈，使勿太沉寂。滿目雪色長林，欣欣然迎我這萬里覊客。蒼蒼的暮靄，漸漸地漫天掩地的下罩，東方故國送別的情意，湧出一丸冷月安慰我的迴望。輪機軋軋，作諧和的震動，煙汽蓬勃噴湧，撲地成白雲繚繞；夾着木柴火燼的飛舞，星星在長林墨影凍隄白雪上顯現燦爛勇武的『紅光』；飛掠的車龍更拋拂他們成萬條宛轉的金翼。沿鐵道兩旁，行近莫斯科郊外的地方，夾着兩排疏疏密密的雪樹，車行拂掠着萬條枝影前進，偶爾掠過林木的缺處，就突然放出晶光雪亮的寒月，寒芒直射，撲入車窗，如此閃閃飛舞突進，漸近莫斯科。已經遙遙看見城中電光明處，黑影中約略還辨得出喘息希微的工廠烟汽。幾分鐘後已到莫斯科雅洛斯拉夫站(Yaroslavsky Wokzal)。那時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時光景，太陰曆的庚申年十二月十七。寒月當空，雜嘈的人聲中，知道已到「餓鄉」了。

赤國的都城也就是四世紀前俄羅斯莫斯科時代皇朝的舊宮。處於歐洲無產階級「心海」的濤巔，擁着俄羅斯勞動者心血熱浪，顛危震盪於資本主義颶風之中的孤島已經三年有餘了。『赤都』第一夕的心影，留一深切的印象，東方稚兒漸漸自覺他的內力，於人類文化交流之中求

一燈塔的動機已開，餓鄉之「餓」如其不輒窒他的機括，前途大約就可以見平風靜浪的海鏡，只待於百忙之中，將就先鎮定了原人時代海運的帆篷舵索，‧‧穩穩的去探奇險。

社會革命怒潮中的赤都祇是俄勞動者社會心理的結晶。社會結構的幼稚，或者可以說現代人類文化的程度不過如此，羣衆心理的表現，大部分還祇能如嬰兒饑渴求飲的感覺。三年以來奔騰洄漩的熱浪在古舊黑暗的俄國內，勞動者的「生活突現」，就只在勇往直前強力怒發的攻擊，具體的實現成就這一「現代的莫斯科」。他們心波的起伏就是新俄社會進化的史事，他們心海的涵量就是新俄社會組織的法式。實際生活中的社會心理變遷再變遷，前進再前進，遙遠的未來如果能允許俄國勞動者以勝利，也得先立條約：以他們在「實際生活學校」中的成績作預支「勝利基金」的信用。(Credit)

赤色的旗幟之下——新莫斯科——只能見很稀很少的唯心派社會主義試驗法的痕跡。社會進化史是社會心理變遷的記錄，就是只顯露情感感覺流動的「陰影」；他不是社會思想，社會學說的學案，并無理性分別計較試驗的公式圖表，本來羣衆心理還非如個人心理之有理性

意識(第六識)作用的表現

十五

白雪的沉影下，蓋着六層的大樓，一面遙對克萊摩（Kremlin）皇宮的殿闕，一面俯接帝國大劇院院頂上雄偉的銅馬，這是舊時莫斯科最大的旅館，現時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四層樓上一間辦公室，窗簾華麗而破舊，稀微的雪影時時投射進來；和軟的沙發，華美的桌椅時時偶然沾着年久的塵埃，欣欣然的歡迎遠客；打字機聲滴滴鎝鎝不停，舊鞋沾着泥雪在光滑可愛的地板上時時作響；辦事員都坐在破舊的皮大氅裏手不停揮的簽字畫押，忙忙碌碌往來送稿；興興勃勃熱鬧的景象中，祇有大病初愈的暖汽管，好一似血脈尚未流通，時時偷着放出冰涼的冷氣，微微的暗笑呢。這就是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司長楊松（Yuson）的辦公處。楊松微微含笑對着遠來的新客道：『我們這裏怎麼樣！……可是很冷呵，你瞧我穿着皮大氅辦公呢。……中國的勞動人民自然是對我們表很親密的厚意，可惜協約國封鎖以來，謠言四布，他們未必得知此地的實情，或多誤會。諸位到此，正可為正直的中國人民一開

耳目，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聲。我們能不竭誠歡迎嗎！不過我們處於極窘急的經濟狀況，一切招待有不週到的地方，還請原諒……』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員會發給的「膳票」，並且派一人同往外交委員會的公共食堂。飯菜惡劣，比較起來，在現時的俄國還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喫飯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員會的職員。我看他們喫完之後各自包着麪包油糖回去，因問一問同行的人。他說俄國現在什麼都集中在國家手裏，每人除辦事而得口糧外，沒處找東西喫用，所以如此。『譬如你們這種「雙喜」烟，我已經一年多沒抽到這樣好的烟了。……你們通信可不要寫俄國的壞處呀……哼哼……』他忽然低聲的問道：『你們有鴉片烟嗎？』……『怎麼竟沒有！……我聽說此地的中國人常常有抽的……』。公共食堂是以前的旅館，外交委員會職員大半都住在裏面。卻是很方便的。過不到幾天(二月二日)外交委員會就派汽車送我們到一公寓。這公寓亦是舊時的旅館“Knyaji Dvor”。我們三人占了兩間屋子。桌椅床鋪電燈都很完全。草草收拾整理停妥，房間汽爐燒得暖暖的，喫飯在公寓裏有飯堂。飽食暖居，憑窗閑望，金燦燦煇煌的大教堂基督

寺的銅頂投影入目，四圍瑣瑣的小樹林，蓋着寒雪，靜沉沉的穩睡呢。這種物質生活的條件，雖然飲食營養太壞，亦滿可以安心工作了。我想一切方便，都賴舊時旅館的結構處置，公共居住公共消費，也可見資本主義給社會主義打得一好基礎呵。可惜三四個月之後，勞農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食糧停發，飲食的方便，在我們公寓裏，因此就消滅了。——這是後話。

東方稚兒已到餓鄉了。回看東方的同胞在此究竟「如何」。我們到莫斯科十天之後，就剛值全俄華工大會。會中從俄國各地到的代表約有近二百人。所代表的人數儘在歐俄的總有四萬多。他們有從法國德國歐戰時逃回國沒成而流落此地的，有向來在俄經商作工的。現在呢，工作的物質生活條件很窘，往往迫得營私舞弊。一百多代表中「識字知書」的很少，可是穿着倒還不錯，——眞可佩服的中國人的「天才」！然而他們聽說我們來了，異常之高興歡迎。長久不聽見中國國內的消息，他們也正如渴得飲。我們隨便談談國內的學潮，却也只激出幾句愛國的論調。陳領事不敢出席，——不知因爲什麽，——各代表都不滿意。會議中的要案，因爲當時還禁止經商，大家都想回國，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國問題」。——結果都推在領事身上。至於其餘的組織

問題，亂七八糟，不用說自然是中國式的組織！大會之中我因此得認識些中國僑工，後來也常往來。只可憐餓鄉裏的同胞未必認所居地為餓鄉呵。

餓鄉！餓鄉！你還是磨鍊我的心志，還是虧蝕我的精力呢？工作開始了，看着罷。

我們的工作條件是很不困難的。楊松介紹我們許多地方，可以搜集材料，訪問要人。第一就見着俄羅斯共產黨機關報正道（Pravda）的主筆美史亦略夸夫（Mechtcheryakoff）。他指示我們參觀的手續，一切種種，從他開始。同時東方司還派一翻譯郭質生，他懂中國話，生長在中國所以有中國名字，雖然他不能譯得很好，我們也另有英文翻譯，亦是外交委員會派來的，自己又可以說幾句俄文，本來用不着他，然而後來我同郭質生竟成了終生的知己，他還告訴我們許多革命中的奇聞逸事，實際生活中的革命過程。因此我們正式的考察調查從那天見美史亦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調查也從那天見郭質生起。

雄偉壯麗的建築，靜悄悄的畫室，女郎三五攜着紙筆聚在一處一處大幅畫幀之下。——這

是德理覺夸夫斯嘉畫館（Triytakovskayagallerèga），我們在莫斯科第一次遊覽之處。那地方名畫如山積，山水林樹，置身其中，幾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還閃着這一顆俄羅斯文化的明星。鐵道毀壞，書報稀少，一切文明受不幸的摧折，於此環境之中回憶那德理覺夸夫斯嘉（Pavel Mihailovith Tritvnkovsky 1832—1898）這畫館的首創者）的石像，還安安逸逸陳列在他死時病榻之處，正可想起「文化」的眞價值。俄羅斯文化的偉大，豐富，國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誕生裂地軸的奇變，——俄羅斯革命的價值不是偶然的呵！社會之文化是社會精靈的結晶，社會之進化是社會心理的波動。感覺中的實•際•生•活•教訓，幾幾乎與吾人以研究社會哲學的新方法。進赤俄的東方稚兒預備着領受新舊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側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性靈的營養，敢說陶融於神祕的「俄羅斯」。燈塔已見，海道雖不平靜，撥準船舵，前進！前進！

十六

荒涼廣漠的大原，擁抱着環迴紆折的巒谷，冷風淒雨嚴霜寒雪，僵絕的冰流澌澌的濺裂，飛舞的沙礫陣陣的掃掠，一切「天然」的苛酷累年積月層層抑遏，卻有兀傲倔狂的古樹，翹然矗立於其中。臃腫的偉幹，蜷曲的細枝，風伯雹神恨他的猖獗，嚴刑酷罰一日不離這「天然之叛賊」，颼颼微動就已震顫，點滴僵石，卻又木然，唉！積威之下，難道他畏怯至此！年齡無量數，幅員無量大，經受嘗試無量苦，——不知道天地的久長，宇宙的遼闊，鰥寡孤獨的慘戚。祇時時颸拂自己的萬里長枝，零星瑣葉，從容徘徊於此慘忍不仁的「天然」間。似乎是已經老態龍鍾，枝葉委瑣，雨侵蟲蝕，靡靡難振，然而又未嘗聞斧斤之聲而有絲毫轉側，受啄木之喙而起細微呻楚，確也崛然強項。只有淒微的風色，暗黯的日影，重雲摩頂，孤鵠啼枝，添繪了幾許悲愁的景象！回憶小陽春時幾微流轉些將近暖谷的和風，偶爾沾惠些尙未凝霜的甘露，雖則淒慘依然，預覺「嚴冬之惡神」狂暴，卻

還有餘力作最後的奮鬬，試一試防禦的戰術，居然能及時自顯偉大的「春意之內力」；那時何等光榮！殊不知道一切都如夢囈，到而今枉然多此悲歎。然而……！然而這春意之內力，他是自信的，不過何日得充分發展，何道得出此牢籠，他那時也許未嘗想及。然而……然而他是自信的，神聖的古樹呵，自有他永不磨滅的自信力。

果不其然！在荒原萬萬里的盡端，炎炎南國的風雲飈起，震雷閃電，山崩海立，全宇宙動搖，全太陽系瀕於絕對破滅的危險恐怖，天神戰慄，地鬼驚嘯。此中却還包孕着勃然興起，炎然奮焰，生動的機兆；突現出春意之內力的光苗，他吐億兆萬丈的赤舌，幾幾乎橫捲大空。我們的老樹，冰雪的殘餘，支持力盡，遠古以來積弱衰蝕，——現在赤舌的光已剛觸着他腐朽的老幹，於是一旦崩裂。他所自信的春意之內力，承此時機莽然超量的暴出。陳舊頹敗的根裏，突然挺生新脆鮮綠的嫩芽，將代老樹受未經嘗試的苦痛。

可惜，狂波巨濤，既捲入深曲的港灣，轉折力盡，又隨「天然」的惰性律而將就漸靜。赤舌的光苗於此漸黯漸黯。他國新林中的鮮芽受不足春之熱力，又何從怒生呢？孤另另這一棵古樹中的

新枝，好不寂寞淒清。何況舊時殘朽的枝葉，侵蝕的害蟲，還有無數的遺留，苛酷的天然，依然如舊，或者暴風鬭雷之後，天文的反動，更加暴虐苛刻，冷酷非常。春意的內力呵！你充滿宇宙，暫借此一枝，不自然超其能量而暴發的新芽，略略發洩還希望勇猛精進抗禦萬難一往不返，尤其要毋負這老樹孤幹蒼勁的氣概呵！

跋

幾世紀幾千年的史籍，正像心血如潮一刹那間已現重重的噩夢，印象稀微，何獨不因於此。人類社會的現象縈迴映帶影響依微，也不過起伏震盪於此心波，求安求靜，恃生活力為己後援。一切一切都放在這「實際」上，好一似羣流匯合於心波的海底；任憑你飛濺臨空，自成世界，始終只成一抽象的空間之點，水落時依然歸於大空，不留半毫痕跡，那時自知枉然。

心海心波的浪勢演成萬象，錯構夢影。醒時愈近，夢象愈真，亦許夢境愈惡。心海普通圓滿，心波各趁奇勢；所以宇宙同夢，而星神各自炫耀他自己的光彩。其中夢短者不必多羨長夢中的「舊時歌舞，」已可先見後來惡鬼的獰臉：——祇須經過中加速幾秒，跳過幾重類似的夢影，——咱們同夢者還得同醒。假設心海的波濤，展盪周遍，「趨平」之機成熟，這自然是可能的。

唉！資本主義的魔夢，驚動了俄羅斯的神經，想求一終南捷徑，早求清醒。可惜祇能縮短分秒，不容你躐級陟登。西歐派斯拉夫派當日熱烈的辯論，現在不解決自解決了。中國文運的趨向，更

簡直更加速，又快到這一舊步。同夢同夢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華原是一樣，少不得必要打過這幾個同樣的盤旋。

我這東方稚兒剛正航向旋渦，適當其衝，掌舵得掌穩纔好。還有我個人心理的經過，作他浮縈漸遠彿的浮漂更甚，變流中之變流必得血氣平靜駭浪不驚，又有勇猛鎮定，內力勇現。

我尋求自己的「陰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滅，二十年來盲求摸索不知所措，潛谷舞亂我的長袖，愈增眩暈。如今幸而見着心海中的燈塔，雖然只亦光一線，依微隱約，總算能勉強辨得出茫無涯際的前程。何況孑然飄零，遠去故鄉，來此絕國，交通阻隔，糧糈嚏喉，餓鄉之「餓」，鉗鍊我這纖指柔鋼，再加以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一切，人間的關係都隔離在此餓鄉之「鄉」以外。如此孤獨寂寞，離或離人生「實際」太遠，和我的原則相背，然而別有一餓鄉的「實際」。在我這一葉扁舟的舵下，——羅針指定，總有一日環行宇宙心海而返，返於真實的「故鄉」。

一九二一年十月稿竟。

這篇遊記着手於一九二〇年其時著者還在哈爾濱。有隨筆寫，原爲著者思想之經

過；具體而論，是記「自中國至俄國」之路程，抽象而論，是記著者「自非餓鄉至餓鄉」之心程。因工作條件的困難，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十月方纔脫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見聞經過，具體事實，以及心程中的變遷起伏，思想理論，都總敍總束於此。(以體裁而論爲隨感錄)至於到餓之後，這兩部分，當即分開。第一部分：一切調査，考察，制度，政事，擬著一部現代的俄羅斯，用政治史，社會思想史的體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瑣聞逸事，擬記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記，筆記的體裁。祇要物質生活有保證，則所集材料，已經有極當即日公諸國人的，當然要盡力着手編纂，在我精力範圍之內，將所能供獻於中國文化的盡量發表。成否唯在於我個人精力能否支持，——可是我現在已病體支離了。

瞿秋白誌於莫斯科 Knyaji Dvor 病榻。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